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七

嘉言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有禮。禍莫大焉。○禍莫大於殺已降。○好殺者。死之徒也。○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亦莫大於活人。

○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脩德福應。多殺禍及。○衆生相剋。以喪其命。隨行所隨。皆受殃禍。○有形之惡。好殺者也。

○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殺人取財。誅降戮服。見殺加怒。死有餘戮。殃及子孫。○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殺人之罪。夫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殺人而致於枉。則死者必不服。而陰訟起也。

感應

漢李廣為武帝將。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

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秦白起善用兵。封為武安君。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前後斬虜首又四十五萬。後秦復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遷之陰密。行至杜郵。賜劍自殺。起曰。我何罪。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諭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頲夙莅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為令。殺吏乃嗟歎久之而死。

唐景節德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蕃於白羊澗。八戰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材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

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服。俄而氣絕。以妻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得不慎與。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檢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莅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拉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即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深。而夭折若是。

漢王恽字少琳。為郿縣令。之郿亭。夜宿樓上。忽見鬼數人。內一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恽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所。過此亭宿。而

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劫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他日當為汝報之。勿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恠旦召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奠之。亭遂清寧。

宋永嘉中。琅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是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牽違累載。一旦長辭。街悲茹痛。何可云喻。歎歎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卧窓下牀上。以頭枕窓。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達揚都。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沉於江。俾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乘馬驚走不可制。至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人媪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見頃歲製時為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語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母具以其事對。遂告於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華老避亂携家南下。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編脩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珍珠可為藥直。故丁寧相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煮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且審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申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漂水李氏子病瘵。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酒而索。

錢并酒饌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婦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腸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呼痛不可忍，自牀顛倒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頤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詐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已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尔子以報尔。未幾，廷臣生子，諡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坐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博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涼王。且求曇摩識。蒙遜不與。曇摩識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赫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識當書以劍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恩，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其見委任，惟恩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恩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眾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携二子來，與之訣。惟恩已辮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恩二子叩頭食土，求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赦惟恩。明日使惟恩行瀘州，因疾夢一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恩至瀘州，因疾夢一僧告之曰：曹惟恩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為之奈何。惟恩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令家素滄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恩曰：諸事易耳。然若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

樹醬食之。即能食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食。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來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陞自西階植絳幡。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傲不輟。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爾受苦辛。故來視爾。惟思命饌祭母。母食之。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童子不與語。而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來。詎惟思曰。逆罪與我同事。急乃殺我。以滅口。我今訴于帝。故來取汝。欲陞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日中。乃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眾見惟思如被鬼狀。墜牀下。遂卒。初惟思為澤州相州到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州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冊。一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擊小牒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曉。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在後。遂棄驢。奔執。馳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事坐久。忽困睡。夢生披髮。面汚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采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曾年來於此。過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令捕賊。河南尹於生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捕賊益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

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曉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跛脚行遲。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十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綺。遂劫殺之。及開視。乃非也。唯得絹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

五伐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粗暴簡略。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覃騰夢與友人胡鉞同至一官署。見卒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扭械。又有五人與劉對辨。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久而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答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誅寃。逮至此。又問可得免乎。答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亟見鉞言之。鉞夢亦同。因大駭異。秘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昏憤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未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

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檀裹屍。投於堂西北溷廁中。不勝穢漬。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為功。當大庇舍。識頌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檀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惠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叙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報。答曰。此人今為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為畜生。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戮。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

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未幾為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羨而豔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烟纖麗容冶隣人趙象從牆窺見而悅之乃乘公業直宿遂越牆而通焉公業覺之撻非烟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間華父受禍趙象坐是逃于江浙間常見非烟隨之亦亡。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累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其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人云王君在世頗聞脩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其未合死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奴何人也簡易曰其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物塊乃小奴為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著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勘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且於楊全玖有舊乃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產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熊禎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秦朝廷云得具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誕如此後軍亂產禎父子見鐸等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唐先主械繫甚嚴密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譖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坐是寃誅故囚此爾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息或能為作一鍾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遺吾一玉天王像吾



嘗置於髻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鍾於清涼寺以玉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辯惠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使罪入陶口落獄中陶即驚寤忽倒絕若風癩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大知或反着背四口而止

晉河間張麤經曠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楸鹿酒失性斬曠曠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麤所殺投苑澗中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麤知事靈將謀叛逸始出門見曠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被殺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誣奏殺句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子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刃來令左右急衛已捍避之際密卒而死。

涼西城校尉張頌素與鞠倫不相能誣搆殺之倫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不捨爾也後頌夜見白狗以劍斫之不中頌忽僵仆不能起左右見倫在傍頌遂絕。

昔支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一八尺髯鬚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牀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劬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虐無道遂誣法存有豪縱下法殺之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現形府舍擊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劬之還至揚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嘗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髀血流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刃，臂斷墮地，與比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委辭處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菴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嘗有達官為侍兒，所鴆妾往殺之，失於詳審，娘已數月。一裁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譴，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深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穢，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超素與翟頤不和，元嘉中，頤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銅鳥持弓矢將酒殺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鳥白：明府昔害我，對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鳥其夜見超云：戒

實不殺爾，爾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載米餉家，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骨節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斫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觸之，楊氏以語兒，臨終尤甚，夫死者尚不可害之，況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初發發禡，郡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北齊崔暘太守張善苛，酷貪饕餮，聲流布，蘭基遣御史魏輝雋就郡治之，賊賄狼藉，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翻証，雋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

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勘之。斐希旨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雋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辦紙百番，筆兩管，墨一錠，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令史如其言，殯葬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纔及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文帝杖殺之。左右或見輝雋，捧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并陞閭檢租使，以賊汚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叅軍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臥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嘗為率，專制忌刻，以事害之。其後瓊寂，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頗有祈請之詞，深自克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瓊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孟少卿為南津校尉，待有曲阿人，姓弘者，家南津，嘗得一穢可長十步，村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實于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探後乃款服，但言乞息，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殞歿。

梁韋破虜為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誠勅，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誑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于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飲，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盆蒜齏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目此得疾，未幾而卒。梁杜寔任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寵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倚簾讀之，寔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恥以聞，寔曰：嚙吞之。寔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寔看訖，歎曰：吾不自意，怨怨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寔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得代將，王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

廷委之行決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中  
雪得罪先使獄卒給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披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  
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獄  
格戰而死又有枝江縣令吳其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  
之舉家數十口並沈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嘗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  
寬我少時而薨。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妻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  
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  
適夢為虎所噬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  
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來未飯牛可亟飯之其人出閤中見物似牛  
之脫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妾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劾一僧過致其死具獄上州是日其妻女  
在家方紉縫忽見二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  
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高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

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禳謝不  
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棕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  
敵奔棕求援既謁見棕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棕兩為  
鳳翔節度使爾今靡認桑梓耶匡謀報曰其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  
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階此時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  
儀也棕怒命繫之發函與韋相保衡云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  
之韋以棕國之元臣兼素有恩遂奏請依棕處置勅既降棕乃親臨斬之  
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柰仲訴已不及但多燒  
紙筆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棕大驚驟得疾遂昇  
而返俄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  
叱責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遂自縊而殞棕數見匡  
謀來迫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楸函而即路主吏覺函中將斂  
之夕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

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斂函果短遂蹈胸折項而斂焉無有知者及歸長子無逸亦死其報之速如此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兩易主矣韋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捶楚特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乘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構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寃使送楊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嘆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祭而焚之數日存敗死

宋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禎父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所按殺十餘人携頭披髮呼屈稱寃漸來相逼龜禎懼旋馬徑歸誠其子曰以

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誡之自此得疾遂亡

唐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疑將聘焉行媒備禮而疑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疑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舩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妾產二女疑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矣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机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疑先府君之札也言爾枉魂事發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疑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變不可徵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危亡之兆爾何頭倒之甚也疑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疑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疑雖秘之而心實憚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疑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疑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踵至庭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其是竇疑妾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盡妾無負疑而疑殺妾者果

妾自歛跡。奈何忍害性命。妾訴諸殺。憤然氣上聞上帝降。許妻復讎。故  
來取疑。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疑以命還命。足  
矣。乃罵疑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使升堂擒。凝而嚙。咬指。按宛轉。楚  
毒。竟日而去。曰。未令即死。且受吾毒。每日輒至。啗嚼肢體。形貌變態不常。  
并搏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疑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  
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名金剛。立糜碎汝。鬼曰。和尚事  
佛。心合平等。奈何拚義。隱賊疑。不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妾報  
疑。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言訖。登階。擒疑如初。後崔氏李氏。聘女遁。婦。鬼亦  
不追。曰。吾縛爾。足豈能遠哉。疑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咬糞穢。肌  
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昔鄂州有小將聶都。本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婦寧。斃之於路。并殺  
其隨行婢。棄屍江畔。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尸不疑也。後數年。奉使  
至廬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  
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買人船。寓

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  
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  
艱苦。都亦恍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  
稍前覘之。窸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  
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駭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  
送。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乘流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擊。懸  
方。顧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明日制使至。  
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度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東  
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  
公有疾。寬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  
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其披訴。其初謂是山精木  
魅。遂加呵責。他云。彼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纔十六七。  
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

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昇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東偏墜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又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褰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再拜。武驚。斬甚。反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大忍。其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其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于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閣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搆其罪。竟至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祭。妻哭罪。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夢勳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訴。憐吾當隨卿報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勳。仗劍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至曹署。以次擊之。眾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街中。見少婦。壻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撥其頭巾。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馱將來。壻投匭三四狀。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來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霸。嘗搆殺宋州三百人。驟得五品。經月病甚。同官問疾。見者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徧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霸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問司勳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見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投筮出。望天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緩我緩我。俄而舌出數寸。青腫。昇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錄事。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悅不殺我。殺余。余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書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腹。其腹中如有人。

擊虜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而王悅之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造數人。與吾與客至蜀。錄至悅。食畢當行。明日聞悅死。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違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繫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寘於法。然亦心知其寃。樂生亦有狀。具言其事。式方令持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制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寃。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押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誣服。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為葬具。生又曰。某自分死。必不逃逸。請去桎梏。就沐浴。見妻子。囑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與之訣。生巾櫛拜啟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慎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墜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球場宴勅使。忽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然瘖不能語。昇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盛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中在賓。圖畫懽於夕。守以李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趨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揀腕。守懼。莫知所為。顧生醜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其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輒駿騾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下。驅騾以去。得緡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悔。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敢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於是歎異父之遂厚葬李生。

吾一見。即忿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歎異父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雄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罔不知之。又有散在郡邑及勳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已不叶。及積金藏鏹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租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孽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瓊訴之。街判司追勸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感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中召賓。圖畫懽於夕。守以李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趨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揀腕。守懼。莫知所為。顧生醜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其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輓駿騾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擄之。萬仞崖下。驅騾以去。得緡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悔。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敢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即忿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歎異久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雄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罔不知之。又有散在郡邑及勳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已不叶。及積金藏鏹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租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孽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瓊訴之。街判司追勘。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

望活。令司吏汝勳構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勳見溥來索命。遂暴卒。為禮。一旦晨興忽見溥外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聯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牽右掣。如類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遙告拱曰。子婦即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粒是理會。鄆州一事耳。然則誅降戮服。其可為乎。

宋林廣神宗時以討瀘蠻功拜衛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財好施。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稍蓋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毋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然在瀘以勅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造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

所殺者羅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偁。少壯。晚點後數刺。偁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偁怒。殺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偁乃以刀斃。肌作。偁兩字以墨涅之。偁陰知。乃以他事杖。偁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偁領眾數萬保。味。關。偁奮力絕人。嘗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偁助。張。腫。初。無。痕。跡。恃。其。力。乘。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斃。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左。右。咸。無。見。者。故。竟。死。於。陣。中。

宋蜀州江源縣村。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據益州。授儀。儀。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錠。金。若。墨。錠。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自。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心。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嘗。募。人。訪。于。功。蜀。之。境。窮。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

其夫及弟謝元穎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烟如雲。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為已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烟起處。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丁榮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授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慈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貨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備價極廉。僕與商量。亦恐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到拜堂下。泣別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嶼。舟人素其其囊。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恚。塔以刃示之。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召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諷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

州。訝父不得消息。和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吳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開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授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郎君如三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口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

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云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製之時。誤遺火所焚。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念。比為爾幼小。恐仲理不達。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寃。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後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曾客沈甲者。常來往番禺間。廣帥優待之。令於北中求寶帶。甲於洛汭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迺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晝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殺之。相人具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顯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福州阮教授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俟消吉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忽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欲落。亮離若過。彼處咳嗽。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碓。小憩其下。偶咳嗽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

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郎者。常以此事謂之。張生恃其財勢。詣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大蛇口吐火燄。當門盤屈。就驚仆在地。語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貧乏。

宋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者。戎袍揆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亟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搆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

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黥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歎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姪為性剛戾毒惡婢僕多被鞭笞以死後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飲至者必噴喝斗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瑟瑟有聲潛窺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聞牖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送於野蓋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懷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藉入家貳甚者汚瀦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願緹百數又嘗呼西匠合大木為巨登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獷

之狀比以滅族時郡縣皆稱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遷汴道為守方寢夢一吏啗于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里艾大中籍沒案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已徧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措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其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吏送案還曰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主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入嘗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齋遂告變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密者差弘義往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又捕其男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頃吏唱下斬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置得遺之者斯須氣絕嘗於鄉里求傷舍瓜瓜主恠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瓜苗蹂踐盡矣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齊魯徵吏今有白兔御史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花巖於舟中弘義欲偽作勅追花巖諫曰事已如

此惡更為不執乎。弘義怒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船人救得之。弘義又鞭之二百而死。埋之江上。俄而偽勅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錮禁弘義，還至范巖死處，忽自云：范巖來喚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死罪。元禮怒，乃幫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以武頭及第。釋褐，廷尉評案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式。嘗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詎我何為略不約束，令人復之。如是我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重案上小刀，自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知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煞判同去。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恚戾特甚。積怒，非間排，遂并中。又云：王向在里閭，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就媾倡族。妓聞之，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天闕而死。

唐邢璣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翠沉香象犀之類，直數千萬。璣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表獻之。勅還賜璣，恣用之。璣後夢所殺客，皆持刃來殺其家。心惡之，未幾子緯與王鉞謀反，遂族滅。

唐蔡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鞞維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矢，酣醉馳驅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道，縱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鞞維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值大風雨，迷失故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以別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着弦，賊遂去。

因曰。吾子果智者。其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生即趨西廡下避之。又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間。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馬至雒。具白於河南尹鄭對。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寘于法。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里。戕殷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氓。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謀而逐者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錘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所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檢其支黨十餘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為與。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開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數。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乃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為文尤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瑟賦詩。間以謔浪。惜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微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妙絕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惠有色。忽一日玄機為隣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



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高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含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闥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懽。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繼爾深決。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逸矣。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婦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皆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携錘具突入玄機院。後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休。至秋殺之。

宋閩人王基。為南豐主簿。惑於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不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勸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盃內。命徹之。瑩曰。但去其污。虜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須臾。聞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矣。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鞠。云與俠兵通款。實藥毒主翁。然後瑩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憑之。曰。龍瑩。爾外私而款殺主。惡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厭厭以死。此可以為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嬰益疎薄。無功。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孝惠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豪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

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實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實嬰婦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且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人在。皆凌辱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實嬰灌夫共手答蚡。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橘。棗栗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嘗過之。將軍孫綝門。寒裳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荅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作亂。而景帝立。將拜蔣陵。有大風飄物如塵。從空中墜。綝車上。車為之傾頓。頓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為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患之。減而景帝誅綝。兄弟四人。一旦為戮。

漢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四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妻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煮。長解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投妾辭。欲汗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其狀。

下廣信縣。縣間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歲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十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介朱榮。介朱北入洛。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弟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介朱北購徽以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北得徽首。亦不賞祖仁。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北覺曰。城陽家本鉅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北不信之。祖仁乃私歛。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北。猶不充數。北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砸。大傷其足。鞭撻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若汝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以杵擣鐵。曰也。於是搥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是鞭撻殺之。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白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白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為設祭。且自搏其頰。悔謝再三。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拆。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為決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燭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禱禱。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己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打之。處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窈然。繼母不慈。猶恃人道。况加毒殺。豈免天誅。為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承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

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麝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嘗買客香。取視之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後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給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宿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皆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屍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蹶躅于道。適主簿出。按四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卒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跪土。凝立滿地。血點腥氣。觸人。四死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窈然無聲。及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半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視之。乃願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乃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願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伏法豈鬼神術寃而詐乎。

宋蘇州有一居於普惠寺。誦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為神。嘗有牽二牛過屋前者。屋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賢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間之皆歎。

昔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賊鬼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其禽獸長時噉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杭募二卒。荷擔歸鄉。一同郡素所識者。一居浦城。隣卒之所薦者。一日昧爽。過查賴灣。前卒誤仆地。捫足呻吟。後卒弛擔曰。承務可掖而起之。商從之。卒以刀割其頸。紛拏間。後卒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乃所行而去。餘二年。浦城卒不善養母。第訴于縣。卒遇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惜命甘心焉。吏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中州擒隣卒。悉言其真。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者能官品伯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逆逕行至卧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裙兜糞土揚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息穢特甚次早徧身癢痒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昔有一衆生受戒獄卒執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不可勝忍因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為醫師針人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祥紹慶元二年知真州季子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者修合瘡丹用砒霜一塊子誤吞之旋即躁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子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見前生曾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幸別無罪惡便託生一統制家為男年至二十當及第二親輩自寬也報應之不爽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塘知縣日適兵火擾攘之後有訐虜人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二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

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葉念十三人中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兒云知縣所殺負者乃是前日殺某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因各令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葉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尙可諱也囚乃垂涕俛首伏罪案遂成皆殺之

宋嘗塗外科醫者徐棲真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室為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印者嘗獲鄉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自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愈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消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瘡長五寸許點藥瘡中江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使出膿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瘡熱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詎為痛之家入視

之蓋已斃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徐病熱疾。哀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舅。徧體害瘡。痛不可療。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士曰。爾舅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強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患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辨者。專治瘡痛。未視之。乃取非藥。傳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沈因之際。但云仇辨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其家。手持符檄。謂辨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衣緋者曰。奉命相遣。不知其他。仇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衣緋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所印之處。就腫潰膿。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蓋知張之藥。虛實。其欲先以

毒藥潰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斃。不祥鬼之來。獨是見之。左右但見紛紛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衆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

宋景炎中。湖南顧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唯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間。孟語顧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為夫妻。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畏之費。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成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淹病甚。數月而死。逾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日。胸腹尚溫。未斂而甦。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人。惡念既發。雖未殺人。與殺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顧女雖有愛父母心。而與人私。姑免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為母。猪復生女身。為娼妓。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疫。指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陳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遭其汙。清則固知。二孫覺焉。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獲其厚謝。祭神於家。巫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忽霹靂一聲震死。

宋王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惜惜不樂。醫者以為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虛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察知鬼神幽闇之事。道士為作醮書符傳道。其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故致此。康侯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生殺人受報也。

昔魯思鄙女年十七歲。一日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鄙自問其故。答云。妾楊子縣民之女。往歲建昌縣余錄事。以事至楊子。因聘妾為側室。歲餘生此子。君女即其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乃投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鄙使人馳至建昌。驗其事。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緒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昔蜀郡涪郡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行。邑之吏苟信蘇珙。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珙以深刻。信以廉節。珙以貪墨。信以倜儻。珙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珙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珙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珙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珙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珙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自言。珙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珙為邪。且以珙之取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

舉首視衆曰。秦有二水。白渭與涇。一濁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珎乃面頰發赤。投袂而起曰。苟若是渭。珎是涇矣。珎與苟信。事而切隣。珎之所為。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珎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珎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珎每見信。必嗔眦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苟信子儀。真之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禱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澗。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忽見梓潼帝君。勅二江龍來拯已。而轉明能于淵。儀真及岍。會珎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珎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珎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其案。及條令。反復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囚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為計。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帥君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曷。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屢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亦不省。但喉中介介作聲。對走出。喚隣室人。同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對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為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便取大鐵盆。見覆。故不能出聲。後得對救。乃曰。更後十年。還戒命。非對見救。真以斃死矣。又十年。果遇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寘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左右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為儻人昇婦。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盞。呼醫傳藥。累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全



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搔。則又腫潰。纔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為道。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岬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為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訴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翁。乞許爾母子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屍橐瘞于水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無之。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遂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終。言諸幽府。許報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我

方欲丐藥。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真司。職典克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為解釋。渠了不聽。後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有可固不可得。而彊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齋。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派而被面。妾子相隨。猶帶水漑漑。然後室隔出。據張曰。可還我命。即墮墜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州卒。吳元濟叛。我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

令一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  
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  
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死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  
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鞭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  
者皆女直也

宋嚴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殺一村民至死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  
方氏恆大泣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無狀計何以名為人弟弟即具牒將  
詣縣方氏曰吾兄之屍在彼家何敢爾當諭使止之  
彼不聽方氏泣曰耳為喚僕而無聲以之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  
千與僕方致三百千為方君謝饒數人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  
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  
言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信情亦凍二百斤  
倉卒不能辨翁幸為我市當禁銀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知事吾家  
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法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

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債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  
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  
圻宰白晝恍惚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吾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  
還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談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  
始知其真報云

宋梓人婁氏為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卧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  
未醒偶卧傍有枯木文許或戲以其腰條繫木上婁夢中輾轉墜膝下木  
隨墜之而仆汚泥以死官擒凶身莫獲有曝其寢衣者婁之子訴其殺乃  
翁竟致極刑先是繫條者執役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為吏  
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歷告所以吏大驚以數十  
千俾入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雄遇吏以他事黥配款洽之際忽見  
所誣死者在側曰我今却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悸泣別不數十步曰  
顧吏已為虎銜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建寧府政和縣尉柴迪功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

可以改官。弓手乃云：某廟有丐者三人，病垂死。若取其首，作拒捕，可以足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更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者，遠鄉將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隊車，因得疾到家而卒。

宋李中和為秦州都監，好出遊，從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間聞歌，出怒曰：得速死為幸。中和子告父云：某人罵爺命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妾自屏後呼曰：官人為將，奈何使軍伍罵逐縛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一人呼曰：某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鬼斫我頭，遂得瘡疾而死。其妾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秦府幹，挾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于獄，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斃，持杖逐之，犬還走入李氏之堂，心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戒。未幾，子入李山，掘柩，柩適在山下，聞可一聲，起視見之，取巨槌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築。

肢體無完膚，即死。李乃命斫竹數束，疊於椁，恭聞楊言曰：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鬥而死。監鎮官汪果驗其屍，具以實白縣。李生繫獄亦死焉。乃昔陳陳翁絕命處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急，會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有兩弓級素能搜跡，姦隱名，蓋其羣盜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往淮上，兩弓級心疑焉。言於府，引帖同渡江。至揚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實酒與飲。酒人持陶盞四隻設于案，弓級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白，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兩弓級驚愕。少年獨慘然，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尔為之？故冤鬼相隨不捨。少年曰：鬼今日遇我矣，更復何言？就縛而歸，伏其辜。

唐裴光遠為滑州衛南縣尉，有卒王表喪妻，遺一子，稍俊異。光遠取以為己子，表不從。光遠術之，使表於南曹，句當遣人，就路取之。表後先遠得病，累月不差。每見王表來，曰：爾使人殺我，而奪我子。

天不許我復離。故來取爾。光遠祈哀竟不免。遂死。

唐高駢為西川節度使時。刑軍廩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定。駢乃歸。庫悉還之。而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有一卒婦方踞床。乳其子。報至。婦曰。我知之矣。且飽吾子。無使其飢死也。及就刑。罵曰。爾等戰士食。而又淫刑以逞。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闔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駢為畢師鐸所囚。嘗見鬼來迫之。且有屈服之詞。未幾。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夫為人將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剝削以自奉。而反擊戮之耶。禍之及也宜矣。

宋朱浚。明陽人。早年中第。職軒仕宦不達。每起怨歎。遂設醮。憑道士奏章自訴。忽得紙尾。上有十六字。若篆籀不可識。浚問何仙姑。有道裏程。往見之。仙姑盥手燒香曰。此天篆也。不須問。且亟歸家。浚明苦叩之。曰。黃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浚明到家即死。

宋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馭僧。禹每為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

行箠。傷已甚。傍人勸諫。猶搦之不釋。眾昇禹歸家。困憊殆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所毆。萬一不起。切勿訴于官。呈驗吾屍。空為羞辱。但實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子術窳。如恨。不復彰聞。如其言以葬。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虐。歷數月。當秋未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楊欲走。禹捽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叫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其荒窘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聞言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誦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鈐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搗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號其衣。縛於樹。削蠟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捶足指。皆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燒炭其

傷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即曰。妾何辜。爲此。殘忍。濟其惡。專房擅愛。爲作正室。一日他妾李遭捶委頓。瑜摔付後院。自倚錯其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便恍恍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尚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爲一死。暨過堂門外。門凡三重。皆無人。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雜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往究驗。得兩夕前鷲鷲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鷲鷲下獄鞠治。盡得衆屍。於是械繫兩人。而上其獄。詔削瑜籍。編置朱崖。鷲鷲杖死於市。瑜至萬安軍。亦死。元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書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屬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戒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死。

宋京師張負。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外端坐。無爲式。交接時貴。負外籍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榮。負外語妻曰。

文愚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歷涉世務。負外口善。華州張客欠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干。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返亦三四千里。庶幾其略更事。明日出給資費。呼文遣之。文足病莫前。僕請頽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草具麤惡。一小烏馬。精健。新豆豐美。文問故。答曰。白馬驕。能顧者少。烏馬駿快。顧者多。故也。文因自歎。頽烏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客如數遣人送納。文仍歸。至前所顧馬坊。惟見白馬。問烏馬何在。曰。以駿快奔逸。拚是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道途險阻。具述顧馬往返之由。武謂其擬之爲烏馬。且幸其蚤死。忽見顏色。文乃白父母。不願分家產。願出俗爲僧。否則自戕。父母強留之。不可。乃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纔坐。長老曰。常日爲客。則坐。今爲行者。則有禪規。叱令侍立。名曰通慧。令之掌厨。極其勞苦。文安之。負外使人督長老。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嘗令供飯。飯。髮。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職。令之掌廁。文又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盆內有鱗。杖之十二。文洗濯。更水益勤。明日復有魚鱗。復杖十二。文忿。藏杖於

以候。廁側牆缺。有路通外。見賣魚者沃於盆中。文逐之。至階下。擊之。林地而死。文窘。即奔華州。欲投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測其跡。遂投德持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為披剃。在寺二十五年。為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為有冤對。來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且鳴鼓集眾曰。二十三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端坐至期。時張丞相浚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三十三年矣。卒愕而容稍和。文曰。今償汝命。卒曰。適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生與長老有何冤對。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持矢凝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二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遂化。

元至元丙子。贛州寇黎八輩。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向來殺我者乃尔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為誰。今乃得尔。遂群聚縛之。黎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甦。黎八竟死。

元建昌新城縣劉聖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雷龍。遭事累。逃于福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於獄。未幾。劉隨本路程府尹赴北。艤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徹蓬而卧。眾見一人涉水來。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逾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夢劉婦蕭之子。亦夢蕭。蕭曰。畜生。吾已得報其冤矣。既而計音果至。邑人饒九峯有詩云。塞鴈銜哀一信通。家人驚為怪。夢歸蓬玉。驄不憚穿廬。遠金虎無緣。擅帳成。萬里遙魂。秋夜雨。九原冤鬼。訴秋風。老天不放生還客。淚濕香闥。潤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此商欲

圖其財見富商在舫眩盪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舷乃持刀斷其五指遂沒溺以死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隣家遂驚而起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冠忽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輸已多尚有來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續夢汝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實汝于官殺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意取財物遠適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冤仇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蓋興商之僕共圖之歸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裹則見所殺商人之頭在內裹裹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倅官于常武倅奪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後顧無償於是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強奪堅然不允寺僧憤鬱遂自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沿途凡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到鄉婦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祈平善越數年王僧左有患一惡瘡如盤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小兒來取命須臾嫗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王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充心隨即殞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丙岡趙宅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之家次日官司檢驗果累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託生爾家以報此讐越

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點異常兒年十二即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子來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慶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讎今讎既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執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遲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鶉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冤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馮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飢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主人温存其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賣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寒窘至此稍温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庄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餵飼勤至暨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止其家遂敗

宋季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及吳曦蓄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惟幼子植留家眾以贓事爭口功賞楊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贓既誅好義集于安丙家王喜後至心懷策謀欲害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疇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遁矣既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踊痛如私親推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殞

宋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有曹生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皆曹處其事不服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倅公宇傍有僧寺每報衙時其家婢媵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坐葉上見群婢亦不去問之則曰來問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多為四路尋求通判今我六人先到未幾曹果死

昔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



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趨出，不敢出氣。母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劫殺。我遂托生為其家兒，聰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劫財物。今又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翔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短，遂致移獄，竟已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殺大將軍曹爽，無宄之跡，稍彰。時王凌為揚州刺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交州刺史黃華以凌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覺其奄至，躬迫出迎。懿遂送凌還京師，凌至項城，過曹達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

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凌，又達來為厲，因呼曰：「彥雲，緩我。」卒。魏夏侯玄學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然果肉，納頸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為曹爽。』」夏侯玄訴冤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棄之以迓陳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怒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賊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東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邱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傳山雲與鄧厚。

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趨出，不敢出氣。母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劫殺。我遂托生為其家兒，聰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劫財物。今又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翔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已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殺大將軍曹爽，毒死之跡稍彰。時王凌為揚州刺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交州刺史黃華以凌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覺其奄至，躬迫出迎。懿遂送凌還京師，凌至項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

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凌，又達來為厲，因呼曰：「彥雲，緩我遂卒。」魏夏侯玄學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傷，悉然果肉納頸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為曹爽、夏侯玄訴冤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下。聖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棄之以逐陳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怒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賊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邱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傳山雲與鄧

說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嘗識劉其  
坐下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到  
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七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

嘉言

○**偏**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旋  
踵而亡。

○**釋**殺害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  
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肆情殺害枉大  
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

○**道**彼死於枉我償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我無辜結怨成業  
○殺及無辜未有善終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楚人休  
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羗老弱子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  
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  
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

事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  
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  
富貴而債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韶快  
然不悅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  
家集菜牒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眾皆愕然厚怒形於色  
悉掃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家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韶  
用兵多殺之報

唐衛州司馬杜基嘗為洛陽城尉知捕寇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  
人皆焚死杜基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  
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  
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與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  
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  
欲出外輒坎坷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  
如瓢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曰北走有小穴直入心中焚其心腑痛

熱發狂回為諸火遮造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  
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  
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  
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害物過者所傷甚眾由是  
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儼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  
虎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虎躍出至儼馬首虎反入草  
中聞其言曰幾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微乎曰是矣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  
此且儼始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愛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  
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  
食渴者之待飲幸曰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茅中不出豈故人相  
遇曩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君知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  
矣何暇念疇昔之舊乎儼曰君若去得以少盡款曲乃我之幸儼曰我常  
兄事君願展程程乃乃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

厚而不識於知者。三三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念友人客於荆楚間，乃將謁之。然其時旅舍忽爾，則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亦不知其至暮。則昏時，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擎地而步，已而視左方，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虎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改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俄然負於路，乃擒而咀之，立盡。自是見冕而趨者，羣而奔者，羣而馳者，皆搏而啗之矣。尔來居此，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儼曰：君今虎矣，而人言何也？虎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曉。儼曰：君久飢，儼與君有舊，君不忍傷儼，有餘馬一疋，留以為贈，如何？虎曰：吾乃欲友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盡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虎曰：適見於導者，挈紫鬣，此必印也。栢臺清峻，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無軺，出使我方，與熊豹輩跳躍溪中，思向與故人跨驢頂蓋，並遊異俊間，不可得也。虎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儼

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儼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也。虎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禱矣。然有小懶，須浼侍者矣。吾向卧病，交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餒凍，旬於道路，君獨不知乎？君僕迴求而少振之，則友愛無所棄也。儼曰：此無所惜矣。虎復曰：向有一婦人跨馬過此，吾搏而食之，有銀握臂，吾銜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斜生，蔽水處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逆行倒施爾，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世，儼令舉而聽之。儼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虎復曰：吾欲為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據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曰狂疾成殊類，灾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非有斯疾，尼父常深嘆之矣。若

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曰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曰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持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施。稽滯王程。願與子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儼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虎躍出。踏石嚙木。大吼。聲震林木。儼使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曰。汝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頊。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弟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

唐路巖字魯瞻。憲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派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唯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五代。薛文傑。閩王王鏐時為國計使。謀害樞密使吳英。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鏐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薛文傑。乃進。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嚮食立盡。明日。鏐使者至。救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鑄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隙。遂殺都維那。解為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來驗檢。都無踪跡。別

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袈裟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勘之。寺主云。當殺之夜。不着袈裟。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所為。竟伏誅。

宋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以帥頗有抵牾。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鞠焉。呂安布中時相意。逮捕干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冤之。乃死於獄中。郡民相與僞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鐘磬。鐃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為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為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辨於天獄。言訖俱不見。一府為之震恐。未幾呂果死。

蜀郭景章。募民也。曰。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臂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流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逐死。

宋饒州吏人盛珪。目盜用官庫錢。事發。妻子避地。餘千之金。步寄跡於市民萬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甯張旁

邑。狂僭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生投賊中。受其官職。珪窮悴。初擢

值其擁衆游徼。自謂改善。可託出而迎拜。萬叱而擒之。斷其首。搗於竿上。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謀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未。上元

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杜甲為佛會。禳除凶灾。且薦拔遭兵而死者。萬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呼。言。賊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鬪狀。呻吟甚苦。仍不掩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為醉耳。為其尸。而小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完矣。徧身青痕。焮滿。蓋冤

鬼報仇云。

宋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酋之壘。獲祖

宗神容。與官圍諸物。實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

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

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補右列。後避虜。桐邑人

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闕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

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憾。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

...

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家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門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坐不能起。眾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鋸屑糝頸血。納諸行畚。旦持入城。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寘于其門。為誣汙計。既而不果。復携歸。首已臭。乃伺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邏巡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訝女出不及。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為宗室不第。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日不得賊踪。有粟上官入者。善邀喚紫姑神。試往扣啓。得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逸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眾買一猪。竄

福倩汝提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已動。語聲低。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掩尸於江。尚未全。遂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宋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撻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病。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為亡妻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私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妻答曰。妾賤隸。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史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鞭其。疑使相觸。有聲。稍息則杖之。或以針籤。使爬土。或真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撤尉檢尸。小婢出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市。州亦張自是亦病。左支皆瘥。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妻為野犬啣。掘棺。擲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唐河間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有盜入其家而人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內水囊擊之無子遺安國問外  
柯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曰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問外  
有土壁紫色者亦為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妻  
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娘耳遂寃泣久之隣  
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  
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蹊  
踐狼籍安國宰歸徧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齋償以  
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迸不  
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曰驗契書其一  
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  
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  
故曰我既行劫殺遂北寬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曰買牛將歸岐上昨牛  
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

亂舞紛紛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糜糲不斷如被解脫則已寬矣曰  
踪跡之半徑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  
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  
齋吾與尔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斃家人不  
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  
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  
言其舅殺之曰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急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  
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  
人自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過文  
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捨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  
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  
生曰曰下馬以策築僧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父悶不出曰

唐河間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內衣裘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曰斗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聞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竟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娘耳遂寃泣久之隣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蹊踐狼籍安國率歸徧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償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迸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曰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遂北寬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自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

亂舞紛紛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糜爛不斷如被解脫則已寃矣曰踪跡之半徑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尔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噉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曰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急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人自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過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曰曰下馬以策築僧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曰

成此病雖露誠求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激暗者前嶺南節度使誅之子也。宰臣賈餗遣知舉登進士第大和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曰遣士卒環其家既不獲餗擒激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取其財時激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綠衣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凶問至詢其由則激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時徙曹王於黔中祐懾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閣上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合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阿縣令劉公之寡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利其家園欲遣寡嫂再行希其所有寡嫂恃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引孤姪至河岸拋入水中寂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有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此是劉長官兒子具狀申送本州。

州有鄭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對對欄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提我頭是以水終不入口鼻以至村民救獲鄭公遂執紼至匿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誰向幾許口累疏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失却不知所在鄭出其姪令面證伏其罪款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都下曰元宵見一婢携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球即携其囊同行妾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竊青囊驚捷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夕泊丹山陽見並舟一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竊我珠金須臾問道去使我坐待至曉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鞭捶訴于陰府得與子對攝球至陰司主者令復甦從人世受報後以手足墮落而死。宋卞邳張裨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裨以門戶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裨死于火其兒息邦在外遠歸知其情狀畏隣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父之讎。

以杖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裨排戶而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暴，枉見殺害。規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伸，雪數日。隣人果病死。

宋李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零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福。李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孕妾死，此其寃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下，宛然一女子，徧體皆捶楚痕。

宋楊開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開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感羨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暑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宋明叅政，鑄器識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駢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

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比謂叅政暫請服藥假，未意實抱疾耳。明曰：嘗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日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彛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彛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彛爽交結相摯。天寶中，彛爽調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纈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辭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彛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才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

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寧馬行於山路陡拔之所抽金鉞擊彘頸碎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馬驚踐長官殞矣今將何之其夜會彘妻及僕御致奠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官之名且利一政俸祿速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擔無相背郭氏歲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命其子覘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甯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曰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汗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媪所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曰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惜死也今以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俟茂方安寢乃殺之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闊取衫子驗之獻款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一士人有婢懷妊主母怒強主父捶之解后致死乃遣僕隸瘞于郊外婢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耶遂直造舊室視其幃帳皆已撤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羣婢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恐月餘憂卒婢遂專房又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以其事語人坐間忽來見形欲害之其弟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肉弟先肥充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覃興衛州石密同財作客商一日覃謂石曰河北異貝二州有錢三伯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喫食曰置藥毒覃先行路中聞覃已死回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解車忽見覃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揖覃曰我未食石遂邀覃於市店將食覃於懷中取一紙裹葷之五味也覃遂置一匕於石盤中覃曰君毒我我返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覃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者書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降階拜。授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之同鄉薦。景蒙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羗。姑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景蒙相鄙薄。君子不念舊事。予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特令僕求之。姑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姑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姑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姑。一吏云。羗。姑謀叛。罪當處死。姑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湏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姑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歌者。桑曰。此誰也。姑曰。此是唐贊。向為衛吏。曾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姑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姑與贊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雲娘與解普者有舊。待闕寓京。貨囊竭盡。就雲娘假債以供用。普始雲娘曰。吾赴官。要汝歸。由是雲娘罄篋中所有以助之。普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父母極飲市肆。夜沿汴江歸。普乃推雲娘汴水中。詐驚呼號泣。曰。以善言慰其母。毋不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普曰。我罄篋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報子矣。普引劍擊之。俄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緝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吏沒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有一富翁死。妻僅存。曰。年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囚。有般刁蹬巧計。取受外。聞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一從命。皆其梯己人。總領接受。復慮婦脫囚。後必有詞說。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總領驚懼歸報。其被摑處。隨手患癰。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

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尋討王知事。忽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祝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正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未瞑目前。有司吏史姓者。過其門問候。方踵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些氣。未絕。史平日所乘馬。撒放在萬石門外沙灘上。亦昏倒不死。經三日。史甦。曰。急與馬卸轡。前本路唆都兀及同知歿後。為本路城隍。今番差我押王知事到吉州城隍司收管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甦矣。

梁太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澁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澁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坐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頻數杯。終

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嚥。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我女人。鬼吞之言。尔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舍。尔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梢載二商過湖。欺商弱。沉之。而有其資。不復攬載。為益商家。道日興。逾年。但朝吳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宿冤已屆途。來汝家矣。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湏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篋。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遭殺擄。一卒登山。逐陳。陳棄篋疾走。兵得篋。即去。一大蛇逐陳。嚙其喉。拖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自嫌隙殺死隣舍宗吉夫妻二口。雖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辟。拒而不伏。案吏理問。勘經一月。

猶不得實情。招伏時。青州人張林教為司吏。因令驅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林教竊立照壁後。開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時。劉志將頭昂枷上。睡。繞睡又驚。搖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林教出。急命獄吏。詳拷之。志告曰。不須更拷。撫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着。才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摑搭志。言稱你早不招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目。極刑于市。

宋中書史陳昱。一日無病。忽暴死。經三日後復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為人。視之則其亡姊也。携昱手語曰。今冥吏追汝。使我先至。言訖。須臾之間。吏率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矣。昱私問卒曰。冥官為誰。卒曰。即陳襄述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兒乳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泣遣人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秦高平李羨家奴名健。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我婦在孀居為人所殺。欲報讎。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鬼便捉頭。奴與捉手。即使倒地。

還半路其人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紋綾裙袍與奴。罵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之物。君可自着。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既還。姑孰。敦遇病。白日見刀乘輅車。導役吏卒來。仰頭瞑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背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劊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着結挽之。故今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鄧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槃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已而死。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途一人着初帽。弊搭數珠。自名五戒。暢曰。與結為法友。欣然相約。同詣稜師。



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散。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驟驅獸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于敏持弓箭乘馬追四十餘里。乃獲五戒。遂引弓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鶴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預有識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要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曰。賊竊僧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而死。

宋曹翰性貪喜殺。嘗以兵圍江州城。陷。縱兵掠民家。民訴於官。翰以民拒守。又忿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翰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翰所得民家財貨鉅萬。假以載織羅。

漢為名。調設官船數十艘。悉載以歸。翰先嘗奉使江南。李主以銀盒饋物。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宴。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眾食貧。不能度。日常乞憐於人。忽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子孫寒餓。栖栖無依。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殺人之報。

唐羽林將軍元楷。其家三代皆以誣罔告宥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其家。彥璋起侍御史。先天二年。一夕夢一老叟叱彥璋曰。吾汝祖也。汝父元楷。專行陰毒。誣告殺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罔。汝今不思改行為善。愈造毒害。欺心欺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復遺餘。汝且受惡報。累劫無盡。悔將何及。言已竟去。不顧彥璋。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少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為奴。

宋戚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奇痒不可忍。乃真甌窳火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困棘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戚。指此扈宣贊也。蓋戚

嘗破廣德軍時。允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折其股。而實之以錢。扈君任兵鈐。罹禍尤酷。妻卞氏色美。戚以為妻。連命絕之際。人皆知為冤業。卞氏亦繼死。于世顯。坐殺人于都城。掠其楮幣。復受極刑。

宋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疑悉白。俗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錢。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遭治。而不勇於斥逐。僕心怨主人。回其滿罷。泛海歸。為顧賊船。到半塗。全家遇害。拋屍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鑿破其船。棄于淖。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復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素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桎梏研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歇。假主簿黃揆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着商賈服。相隨遊觀。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

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揆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廷蓋三人。若知老兵在獄。踪跡已露。欲來聽潮。勘消息。故自投陷。窳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洎獄成。皆鬻于市。怨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號叫。日夜不已。至受刑日。方止。人謂殺主之罪重故也。

宋宣城水陽鎮宗室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珪若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被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珪任其罪。坐獄。過思宥得脫。其父伯洽為平江府將領。珪留家治。母憂。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焚如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感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病。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眾知為僧冤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紐。辜歸了無所。至癸丑之秋。同訟事。逮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解纜。待于岸。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有他。行客過官道。怪其痴。立於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送。去飲酒一杯。頗覺昏醉。兩客笑其而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詣寺。命僧設供席。

禮愜竟夜，莫消宿愆，不旬日而死。

宋荆門軍長林縣民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劉為贅婿。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為人傭販。過其家之日，少楚按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其妻，亦蹇民，少改其女適。蹇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其女行間，紹興四年秋，城人衣一敗牛往襄陽，往鄒輔行，罪亦南還。蹇民生驢，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謂李復持刀出迎之，纔相值，奮刃刺蹇民，又斃。蹇民昇其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不知變所起。蹇之姪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蹇馬既失，往尋其門，與廐駒相疑，蹇部將出視，驚曰：「此是衣一郎馬，吾恰見其歸，豈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為蹇，其一尸眾識為鄒，已略聞陰謀，往往赫蹇。汝何得白書殺人？蹇面赤，聲嘶不能言。李正在焉，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蹇與李俱戮于市。

宋朱宗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

掾。有一侍妾，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於自刎，朱君坐卧食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異。招闍皂山道士行法，獲逐牒付城隍，拘縻仍戒。尊官役今日以後，不可往獄殿，自是不復視。他日郡僚偕出禱晴，中途值雨作。適到嶽廟之前，眾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妻來前，略無恭敬之禮，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干我事。」妻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幾遇疾卒。王氏不旋踵亦亡。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役官鄰邦者，聞之，亟來為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因荷枷被訊。迨棺柩出門，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擧頭敝衣，拊掌大笑，相隨而去。

宋江陵民世以園豕為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為鉤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携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荆土市廛子弟多目挾貨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逸邏適他境者，民盖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為憂。村僧者以冬月農事畢，掌

猶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五尺。我家大郎所自。獲者。安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縶之名也。僧變色。抵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拊鼻就視。則子與僕兩尸。踣仆敗溝內。雖暴露過甚。而枯骸不損。略不為狼狐啣啖。的的可識。遂執僧以還。始言曰。見其有所齋。乃醉以酒而殺之。應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投冤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宋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從亡賴。宗子游嬉。日羣飲東湖。與數惡少年相值。乘醉鬪。斃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辜。倫晏然脫免。後用父大夫蔭得官。調監袁州戶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適萬載縣缺。尉郡守沈克一。使往攝職。寓於僧舍。且一月矣。忽夜半躍起。若與物相抗格。言語爭辯不已。逮旦。神志罔罔。添差判官鄭模。與之有舊。以為心疾。為白於郡。呼使還。扣以所見。曰。向者實以不謹。飭致有東湖之事。雖幸不坐罪。然冥人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來。到袁歲餘。寤無影響。

意謂渠已託生。比至萬載。遂遭其困侮。倫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鬪。過誤抵此。既累經息赦。又多為作佛果資。按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恕。鬼曰。事干性命。豈有不問之理。國家息赦。冥司不引用也。我去年來袁州。本處神靈言係隆興府鬼。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姑更忍一兩年。必當報冤。遂去。後二年。倫果死。

宋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卧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宋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匱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賚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遊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辭官北上。

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為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請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鈴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宣和七年四月。靖在簽廳。有網船挽卒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澆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屋後。遂仆地。昇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稍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今楊氏既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貽怒主者。懼難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語鬼曰。事已爾。姑為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繞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

宋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

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眾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為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彼乃恐懼。遂賂庖人。實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惶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為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今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宋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目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為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隸焉。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晝於簷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臙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

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寃為之。數日而死。

宋尙待制子長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弁別。州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遊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何遽問之。曰。將寃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憇。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頓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為書。走驛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

所以不欲來。及厄憊。嗚呼。如此之狀。黃聞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鷄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屢慶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是殆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覩蠶甚。使役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遂捕。久不獲。不得歸。爾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為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負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寃。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曰相顧泣下。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

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感怒叱倅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寃，安敢不為辯。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志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鑄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為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將何罪焉。吾跪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皂衣人持梃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遂逃。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懼曰：所以知此寃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

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指榜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吾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我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痢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辨，有與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蜀寧江軍節度使王宗黯，為人好賄，暴虐。至無歲五月十六壽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垣，守廉清潔，寬民仁恕，困乏無財，惟送酒獻壽。眾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眾官上延壽詩勸之。詩云：時節才當梅子黃，滿斟新醪宴華堂。祝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瓶歲歲香。宗黯喜而飲。慈上有寧江縣令劉安仁，與裴令為友，亦以詩

勸祝之云。華旦僚官獻壽觴。滿筵沉麝散清香。使君多賜洪仁厚。筭起南山壽更長。宗黯醉謂報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覲。賤降日略不相敬。延散衆官歸。寧江縣令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卧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冒疾不能前去。使人擔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為禮。但幣帛物貨為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鎖令裴垣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怒曰。你將我小覲。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生沉於澧瀕水中。觀者莫不垂涕。天下之水。唯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流。黯使人以繩捧挽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黯命諸官以酒有祝之。使劉令為誄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為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寃非今世。禍亦宿因。孰不有死。獨尔江洋。王公恐悞。故至敬裡。屈尔枉命。愛民保民。崇仁恕。早遂沉淪。謹卜宅兆。葬尔江濱。祝文誦畢。酒奠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黯朝服立於岸側。面色變更。與裴垣尸對面相視。開目。宗黯大叫一聲。仆然倒地。衆官急救。氣絕而死。裴垣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葬於江上。

劉令嘆曰。非禮殺人者。皇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聖舍。元嘉中。慶祖便往其所。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貨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齎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苦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聖舍。見奴教子。哇疇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回得嚙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頸。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告驗。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為人剝克。羸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睡眊之。嬖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適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



落。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吳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復傲物。峻嶮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膝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曰酒食行醜毒耳。將親信人。以解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繫。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皆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來取我命。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挑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挑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挑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挑英麝香。二人濯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挑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者。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挑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厲。遽呼不醒而死。妾亦暴亡。超逃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殂。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  
亮問故並云陶公未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  
自代不圖此息反戮吾孤故未相問陶稱何罪今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  
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負暮至家  
見所殺客在門立奪所負擊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卒。

商時郭崇子彭真人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兄為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  
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笑而各去惡人後仕宦崇子譽之數數  
非一此人乃往謝之猶譽之不已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  
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拜為真人太極真人以為崇子有  
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仙道所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生之類及飛走  
肖翹政行喘息蟻蜂胎卵皆當愛護之令得生遂轉為人身也崇子譽惡  
人致其殺不登真品信哉念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蓋  
為善之過尚致其弊况為惡乎。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嘗令送一僧向北道達見僧經  
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紉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誦呪三兩句遂有  
一蠅飛入通達之鼻久悶不出而眼鼻遽鳴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  
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  
妻得病歲餘亦卒。

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旛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有光因以白侃遣尋  
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驗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  
也後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供養至隋末賊散眾僧四散有一老  
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尔年光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賊董道冲  
寇擾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之僧曰就  
此炙死穢鬼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持正  
念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僧頃伸頸受刀賊便下斫刀反刺心刀出於  
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時天氣清朗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遠  
霹靂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酷吏周興等羅織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仍激揚而起踏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周興見融來未幾遂敗

嘉言

○放於利而行多怨○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散財○蘊利生孽○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厚貪則怨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有其有者安負其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私立府藏皆有傾覆之禍○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曰多藏以速禍苟有利而招辱○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貪利者害已嗜欲者戕生○饕餮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怨上下乖離○貪冒無恥禍必及○冒寵貪榮方貽後譏○金玉之為貨怨入而悖出多藏而厚亡○未有干名要利欲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鍛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竊富貴以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禍生於多貪患生於多欲○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貪習交計發於相吸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不知足者雖富而貧○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墮惡道○欲火所燒貪心難滿○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唐自勤苦○為人貧窮從慳貪中來○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風刀解其體○貪利極速駛如水注深谷○慳貪嫉妬惡業逾感○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烟氣○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愚○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刹○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擇

炬必有燒手之患○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  
○有財不施為自侵欺○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眾罪所集○傷  
嗟愚痴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塗間。始覺前程險○貪人好聚財。財多還  
害已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由食生貪欲。貪念心迷醉。迷醉長受欲。  
生死不解脫○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惟念多蓄。不  
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有財不  
施。世世受貧○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  
此患○慾多傷神。財多累身○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  
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起一嗔心。能生百萬障門○劫功德賊。無  
過嗔恚○嗔為毒之根。嗔滅一切善○意地起嗔。大地冤賊○嗔恨者能  
滅百劫所作善業○嗔是失諸善法之根。隨諸惡道之目。緣法樂之冤家。  
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以嗔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  
此趣門。閉入天路○出言惡。發言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  
意。便懷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道**甚愛必大患。多藏必厚亡○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為子。寡不自害○  
貪得忘失。眾所同病○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  
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無厭之性。陰陽之  
蠹也○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  
名○今之人。不脩人道。貪愛嗜欲。其藪消滅○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  
無欲而危者也○貪饕多欲之人。頗冥乎勢利○貪利入己。禍不自覺○  
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薄施而厚望。畜怨而  
無患者。未之有也○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  
亦及之○曰公托勢奪人邸店。身入地獄。萬劫方生○懷嗔動殺。咸乖大  
慈○非財害己。惡語傷人。

感應

宋温州司理晏躡。好與客言。世人扶貴恃富。為不仁不義之事者。罪盈惡  
稔。必遭意外之禍。諸暨縣富室王將仕。多田。歲雖豪於一鄉。而賦性刻毒。  
錐刀之利。亦不以潤人。第舍宏邃。且蓄妓妾六七輩。耽於聲色之奉。深居

簡出外間罕覩其面。主掌貨庫幹者，侵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治之。幹者將悛許，無從可達。乃求援於眾妾曰：「過咎已白，自知甚明。欲見僕主，吐露本末。然後據實陪償，不敢少負。妾不為明言，但回風日清和，導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趄拜謝罪。」王侈於奉養，又好整潔，常置香薰爐于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所携，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擺脫，遽飛簾簾上，連聲呼僕取水。未至，烟勢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妾奔出。大屋百間，巍然頃刻受焚，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為貧窶云。晏君與同邑，每勸人視以為戒。

宋清樟鎮新興觀，有藍道士者，得疾其師。葛紹仙醫治不愈。本觀土地見夢曰：「藍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夫持法救人，行不律猶不免，可貨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為驢，試視我打馱。切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蒸豆來。」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爵，略無遺餘。食畢復卧，少頃氣絕。閻平

生在鄉里，作牙僧，貪利刺人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錙，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人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紹興壬戌歲，大病，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掩其戶。頃史外聞有吃擲聲，亟入視之。而手足已化為馬蹄，其身未及變數起，斃。其子畏其惡聲彰露，即昇入棺殮而瘞之。

宋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問曇相師曰：「此兒前生能煮錫為銀，鍛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倒懸剝斬，投古剎眼等獄。若得出已，復墮傍生。」即畜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困苦。

唐隴右木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為匙，所餌放債與之，累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筭之，即信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臚肋之間。如

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撻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債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生人焉。及薨則棺殮葬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告寃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攸寧曰。此是汝貪酷眾怨所呪。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攸寧尋患足腫。寃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客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褻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以償官府。求免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紹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己。後染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盡施衣物。竟不獲免。

唐瓊山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

百人。執藝者大半。有織花縵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鑄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接銅柱。公幹將鎔。負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貽書責之。乃止。既牧瓊。多為木。法法遮陀。皆奇木。公幹驅木工沿海採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婚。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為文器。雜以銀。一實為陀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黷債。民怨如此。汝能保乎。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傳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匿。苟脫人誅。將免得誅也。

宋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觀。父固

莫信。又曰：我將死，毋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奉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勝緣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契愛甚厚。遇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夙為掃洒，令竊怪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令他日當作輔相。故夙祗備。令聞之，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備。門庭蕪穢，令詢其所以。僧曰：比者公來，神輒不報。令歎然曰：試詰神不報之由。主僧夜靜，炷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令作輔相，來此則先報。近受胡氏白金六十兩，兩斷訟不直。天曹冥府皆勾宰，相簿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儋耳城西李氏慶子，病卒，兩日復活。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簾下有言誤，退庭下。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李氏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財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

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鉢入門，繫者爭食其鉢。僧而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擊器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擊墻，辟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李氏驚而寤。

宋嶺城陸氏，方賊收後，侵占劉氏屋基。文籍煨燼，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處之遂昌僧懷德入冥，見陸氏桎梏繫于廊廡間。曰：問其故。乃云：昨日方賊後，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曰：祝其僧曰：回歸陽間，煩到家見我妻子，令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妻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嶺訪其家。具以語之。陸氏之子即推其地還劉氏。後陸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脫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干村有張先郁，兩隣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存惟空址耳。同邑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需送者。湯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托以事。吾之故宅與張先比隣。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

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訴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先之子已徙陝府。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將氏婿。幽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幸哀我。煩遣一介諭吾兒。使亟推還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釋遂遣人詣陝呼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郁之子。令以券授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夢中見郁。兩來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段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何有出期。

宋豫章開成觀牛道士為鐵柱觀上座。以公堂銅磬瓶簪藉三十番。及以本利贖牛。移為己用。遷延日久。主首更易。終莫能贖。人亦莫知其故。越數年。牛以病卒。一日主首與宋茗舍遊九宮山。夢一卒攝至官府庭下。曰。汝止此。今日午未空亡。官未升殿。久之。簾捲。紅光滿殿。他無所睹。左廊暗室中。引牛上座。倚杖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濫用常住器物質錢。一折而服。牛向主首悲泣。獄卒又復驅入暗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為牛所

侵用云。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備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碼碯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延為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宥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繫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追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鞠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惛憤恍惚。如見誼。心慄。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勅。勅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燕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塚。觀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良。告曰。尔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橫室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糶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頓盡糶不與散糶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車子岡畔為霹靂擊死扛擡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應得扛擡歸埋未幾又為雷取出尸首合族驚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通行告示方與安奠留偈四句曰吾號名為律令神纖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賊欺心富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城鞏固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延媪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償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尔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纔得之即逐媪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鞏夢周氏之夫告之曰尔強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尔全家亦來納命

既寤命衆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旋統滿宅到曉方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城鞏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搭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耆者故為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并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逐利家貲日豐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趨入其家一白色一灰色神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跣足手中各有所携如鋏鏃之屬其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半梁柱椽桁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捲舍中文書斗斛無遺餘瓦箔飄揚虛空間若鳥翔鳥起又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者貪富不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婿從之官嘗須公使銀盆老妻持以入婿匿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寔諸獄兵妻老不能堪訊鞠遂自証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

其狀訴于東嶽行宮。泣拜而焚之。乃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畫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對曰。銀盆事。某陳訴於獄帝。今來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懼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即若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嘗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債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後為識者所誚。悔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而燒藥。曰。火發焚其宅。延及一坊。掃地而盡。艾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趣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鷲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鷲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遶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微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曰。入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曰。問其故。乃云。某生時。上帝賜玉印。官至左相。某等係節制。於禮合當迴避。近緣養一道人。燒假金銀。上帝追去玉印。官止翰林。某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為禮。長老具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有驛吏嘗傳其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收効。後岑為虎所食。目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人皆以為神使之然也。

宋吉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月。則道行矣。未幾。瘴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柱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纔一歲。得十萬楮。捆載以歸。後十年。貧甚於昔。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郵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今汲者以十萬緡謝汝矣。貪心如是。往必不返。沈不從。果卒於郵。

宋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欲糶而米價稍賤。昌裔適值歲旱。乃往禱神兩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憇亭中。俄有黑雲一隊。自廟後出。

之雷雨天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警中得一紙書。其書曰。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回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以其言語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憐憫。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不免。繇戍。尋歿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誠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也。遂取試之。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鬻。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子慙愧而死。

宋紫巖章森德茂。被郡檄宿眉山驛亭。夢一女子袒掖在身。哀泣悲訴。不令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章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不足以動天德。茂驚寤。即為女子轉大藏經。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願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帥。與標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冥然不顧。郡中有閻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自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掛燭籠殿上。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眾吏環列。未幾押趙幹帥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送鄧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嗽。兩廊燈與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帥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幹帥忽發背疽。析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李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有所忘。舟出船去。李貪其財。先令數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李冒認僧為門僧。席捲所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一僧來相見。遂以僧為名。及長。家計為之破蕩。及半。子又生一孫。夜夢一如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鬻其家產無遺。

宋沅州霍千里貪賄無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可。否則受禍。紹興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恨欲害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棺來。既而若失墜狀。遂悄然。及明。衆僧視之。皆紙為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霍已斃矣。宋虔州虔化縣。常遣吏李基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逋者。不滿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蒙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為吏部侍郎。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猶子訓賂注。結守澄為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黨從父肆貪壞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梟首於先宅坊。訓死於宦人之手。

宋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垣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毀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住君悉取。唯妾身不可言。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笑曰。此者又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質。張鳴官。僧作其狀。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我欲語言而不得。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先守金陵。將杖朱衣吏。嘗直伍伯者。素兇暴不仁。挾求不許。其半伍伯怒。嘆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

陳破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癢不可忍。數日。陳勝字平之。弟金鄉。升平里人也。溫得一官。藉以武備。

陳勝字平之。弟金鄉。升平里人也。溫得一官。藉以武備。陳勝字平之。弟金鄉。升平里人也。溫得一官。藉以武備。



無不綜達常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數鳥  
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  
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怒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刑我若有  
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  
頸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雎  
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違邦精亭湖廟此廟舊有  
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  
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驚憚莫敢慢焉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  
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  
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邦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  
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  
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恠也神從林後  
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頌數闕  
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揚帆蟒復出身登山而  
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  
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  
向之少年即邦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  
世害已少年尚在竟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謂少年云  
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迨恨前愆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着高  
應時殞命廣州客頗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

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見一  
一大蟻。尊者直進其窟。蟻遂盤繞尊者身。尊者曰。與受三飯。係蟻聽而  
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  
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於  
蟻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乞  
者勿通。日難之子。栴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為盲婦作子。其  
夫語婦。汝身重疾。今復懷軀。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聚塲。便  
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乞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  
飯。愈飢。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入  
到庭中。栴檀聞語。呼守門問。門監懼罪。即掣盲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  
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小。其大在後。汝  
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佛問阿難。是何等聲。阿

難具說。頭佛哀矜。到此兒所。分髮饑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便開明。臂  
折復愈。目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日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人若  
世間。甚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衛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生時。命終  
惡。衣裳單敝。以樹葉為蓋。佛言。雖得豪位。不自養身。亦不養子。未供養  
不通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入啼哭地獄。

昔目連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饑鬼。白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有  
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放逸。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見  
自施。逆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  
厭足。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我及弟。  
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桂。腹如大石。相如  
毀如。雖刀。腹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為膿血。安所  
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入定。徧觀。彼諸餓鬼。不見。後  
佛告目連。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所見。目連白。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所見。目連白。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所見。

善自能令來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生初利天

昔佛在鷄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有難其父母聞之無相雖長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遂令勿復來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難時問之能出家否兒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墮袈裟着身佛為立名羅旬踰時五部僧每出分衛即乞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水邊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未得食當大飢

苦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踰宿行果報不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旬踰得即欲受飯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踰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踰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輒復覆去皆我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服泥洹。即涅槃言圓寂欲知羅旬踰者維衛佛時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後其分衛羅旬踰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是汝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時羅旬踰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謂行惡無罪羅旬踰是其證也。

昔目連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問目連往昔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厨中求食



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僧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肩上有大銅餅盛滿烱銅以杓取之還自灌項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衆事有一餅酥截着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鏤盛然火燒滿中烱銅從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連此人昔時作寺知事檀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汗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低昂觀者數千阿難往見具以啓佛佛與大衆共詣池所大衆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蟲本末佛告大衆

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饌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歡心欣然共議福田雖遇當設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設供大衆問言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糞可與汝若不時去割汝手足投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恡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華言靈鷲山中。今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唯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髮如錐刀。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不能得。今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

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  
渴不能答汝。余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佛時世  
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  
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茂。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  
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  
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慙懃囑婦。汝今在後。好  
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  
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  
着空屋。令其即日飢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犍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  
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  
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犍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  
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乏。受若難計。不能答尔。尔當問  
佛。時大目犍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眾。演說妙法。見目

連來。先意問訊。愛語軟語。而問訊之。見此異事。目連白佛。我於樹下。見一  
餓鬼。身體焦然。四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  
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  
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旁  
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令我水減。不可  
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  
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若逸多。財寶無量。  
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觀看。到祇洹中。見佛世尊。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  
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  
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  
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遂成沙門。  
種種所願。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

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水盥。見其屍骸。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乘入室中。語餓鬼言。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着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惡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伴。憊慘。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為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眾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求水。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此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桂。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尚不聞水名。况復得飲者。譬如多羅林。縱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支節皆火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惶惶走十方。飢渴所逼切。張

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尋逐加楚撻。搥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惠施人。我等先身時。慳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漿水及飲食。自物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開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某。遂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能不愴然。我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點煉。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贊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來謁相公。公喜。延入。既坐。謂公曰。間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外。而取之。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促壽爾。實道者。一人至。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李公。捧之。置於公前。

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珠砂。瑩澈者於淨室內燃香。數家之。其  
封鎖。莫令婦人鷄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  
砂盈腹。吐出。然後餌之。不唯祛疾。却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道士  
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焰之勢。投於水。火  
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唯忠孝是念。  
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狀一。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伴。如無此。恐至  
者亡矣。公服之。數旬。攬鏡。見面色愈少。鬚髮白者皆黑。絲是公求砂無藝。  
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遂經年秘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出矣。其  
後果得罪南遷。於鬼門關外。忽逢其道士。怒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  
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鰲魚潭。公平生有玳瑁玩之物。親自鑲閉三船。是  
夕風雷晦冥。澍雨併作。乃見玉象子如一團火。先自船頭飛出。光焰衝天。  
次見金象子隨水而入。三船玳瑁玩並溺於潭內。公浩歎涕泣。至朱崖。不數  
月而卒。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九

嘉言

⑤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謂人莫已善者亡○有其善慶厥善矜其  
能喪厥功○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固以盡其心  
狎侮小人固以盡其力○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人棄常則妖興○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驕  
者先滅○悖德卒殆○恃財驕物所以至於滅亡○貴者易驕驕則必危  
富者易盈盈則必覆○傲侈禍之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  
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博執天道戒  
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多行無禮弗能在矣○伐矜好善  
舉事之禍也○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陷禍而已○富貴盈溢未有終  
終者○器滿則溢人滿則喪○惡逆已之言則禍成於不測○肆傲者

侮諱過者長惡○以氣豪者亦以氣沮。以力勝者亦以力屈。榮以勢辱亦以之。權以財憊亦以之。○憍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陵人不祥。○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毀仁惡士。必近於刑。○逆天統則灾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誣善者亦反其辜。○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息少。不能忍事則譽寡而毀衆。○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人亦憎之。○欺惑衆庶。震怒上帝。○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務偽不長。喜虛不久。○內則欺心。外則欺人。上則欺天。幽則欺鬼神。如是之人。鮮有終吉。○輕諾者信必寡。面諛者背必非。○我憍貢高。即修羅業。○傲慢交凌。發於相恃。是故菩薩見慢。如避巨溺。○衆生為慢纏染。著於憍慢。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好起過慢。自高陵物。不見已失。不知自短。是慢業。○心懷憍慢。自高卑人。○禮無不敬。傲

不可長。○愚人無知而自貢高。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憍慢貢高。草芥群生。○不敬師長。反戾之業。○憍慢放逸。此業甚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誑習交欺。發於相罔。誣罔不止。飛心造姦。是故菩薩見誑。如踐蛇虺。○心性。麤獷。言少誠實。○我見謗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諛曲之心。與道相違。當知諛曲。但為欺誑。○以真為偽。以偽為真。是為邪見。○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我虧人是禍。人虧我是福。

○自見者不明。自足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為行之惡。莫大於驕。必伐年命。○矜功能飾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椎堅強。作難結怨。○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好憎煩多。禍乃相隨。○一切衆生。顛倒妄想。造地獄行。不自知覺。○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捨而已。久則害生。○損人終自失。倚勢禍相隨。○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背叛本師。謗訕真正。當身受大殃。延及子孫。○

傳授悉依法。泄慢墮地獄。○慢老欺人者。死後受地獄苦報。○欺人是福。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寶馬未至。而沽買虛譽以欺人。人未必能欺。而內以欺其心矣。○世人要瞞人。分明把心欺。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

### 感應

唐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氏子嘿然有慙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僚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讎遊。然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僚會讎。而仇生不得預。豈有罪乎。又玄慙。即召仇

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汝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開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讎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閻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僚。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耶。又玄驚歎之。因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

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慢驕傲終不能得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慙恚竟以憂卒。

唐郴州連山侯觀主嘗有一客過郴州寄宿觀中繫馬於門糞穢甚觀主責之客大罵而去數日客遇張山人張曰君將大厄曾有所犯客即說前罵道士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必為震厄速往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君今夕當截一朽木與身齊置所臥處以衣衾覆之身處別室作棗木釘七枚釘地依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木未及郴州宿山館如其言半夜忽大風雷電震於前屋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雷入屋數四搜捕之不得而止比明視其朽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求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學報之

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二長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闇塞五百道人傳其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

偈眾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念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沾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宜聽我言往昔迦葉佛時卿作三歲沙門有五百弟子卿自以多智輕慢眾人恠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賊於是世尊即現光像為說妙偈時摩訶盧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尋在佛前得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歲眾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裏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法令得道途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便受教入王宮裏坐於上座眾人心恚恠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呼遣念其愚冥不脫違親心為之懼王使下食于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觀音如雷震請辭兩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離昔華光比丘善說要法有一弟子恒懷驕慢和尚為說都不信受即作是

言我大和高空無智慧但能讚歎虛空之事願我後生不復樂見於是希  
子法說非法非法說法雖持禁戒無有毀犯以解故命終之後如射箭

頃隨阿鼻

華言獄

宋慈照德禪師咸平中住襄州石門寺一日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暨歸眾  
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云太守無辜屈辱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  
地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上太守聞之令人剡去復湧如初後太守竟  
死於襄州

昔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  
言你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餘食餓困眾  
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趣洞竅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  
臭餓困無賴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國主有諸白衣供養眾  
僧供辦食具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墮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錯信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者上持與  
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糞糞汚其手遂成今日受如此罪

昔長者婦孕滿十月子不肯出尋重有身復重一子先懷妊者在母右脅  
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在故胎中不得出外其母  
患極瘵治無損囑及眷屬我腹中子猶活不死我若命終開腹取子言訖  
氣絕送尸塚間請醫者見安故破腹看之果得一兒頭髮皓白語諸親言

我由先身惡口罵僧今處母胎六十年受是苦惱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  
熟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衆白佛言今此老兒  
宿造何業久處胎中佛言迦葉佛時有諸比丘夏坐安居在一比丘為僧  
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未聽自恣惟是  
維那獨不得道眾皆不聽懷懊惱我為汝輩管理僧事令得安穩行道  
反不聽我自恣布薩華言淨住便罵僧眾即被牽閉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  
常處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闇室作是語已自我命終久墮地獄  
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然後隨佛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是



言我大和高空無智慧但能讚歎虛空之事願我後生不復樂見於是弟子法說非法非法說法雖持禁戒無有毀犯以證解故命終之後如射箭

頃隨阿鼻華言問獄

宋慈照聰禪師咸平中住襄州石門寺一日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暨歸眾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云太守無辜屈辱和光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剡去復湧如初後太守竟死於襄州

昔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如針不得飲食何同此苦目連吞言你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餘食餓困眾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趣洞竅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餓困無賴何同如此目連吞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眾僧供辦食具以鹿供設客僧細者自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墮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吞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辨信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選以手食飯糞汚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昔長者婦孕滿十月子不肯出尋重有身復產一子先懷妊者在母右脅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在故胎中不得出外其母患極療治無損囑及眷屬我腹中子猶活不死我若命終開腹取子言訖氣絕送尸塚間請醫者自婆華言故治破腹看之果得一兒頭髮皓白語諸親言

我由先身惡口罵僧今處母胎六十年受是苦惱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吞言實是報白佛言今此老兒

宿造何業久處胎中佛言迦葉佛時有諸比丘夏坐安居差一比丘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惟是維那獨不得道眾皆不聽華言懷懊惱我為汝輩管理僧事令得安穩行道

反不聽我自恣布薩華言淨佳便罵僧眾即被牽閉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闇室作是語已自我命終久墮地獄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然後隨佛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是

諸比丘復白佛言。老兒比丘宿植何福。出家證果。佛言。緣作維那。管理眾事。值我得道。

唐高齡老為祭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群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談之紛錯也積矣。嘗鑿敗古人碑銘。以為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標。陰賊於鬼神。特列於訟事之首。以詰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

昔佛在世時。羅閱華言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覆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昆婆尸佛時。有眾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家。選寶者用施眾僧。食向盡。後其求索不與。眾僧苦索。摩帝華言瞋恚。而誚之言。汝曹取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隨阿鼻華言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隨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

昔目連見一女。自身負銅鑊。投鑊於水。以火熱沸。脫衣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言。是何女人。目連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我若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業報。後墮地獄。

宋階州孫仲可。鄰居一寡婦。無子。有田宅。仲可以計盡奪之。遂逐此婦。婦衣食無資。不得已乞丐而死。仲可夢婦來罵曰。汝欺奪寡婦。致之死地。後亦當得此報。其年仲可有罪被誅。籍其家。妻子俱乞丐死。

宋建州人林達。性貪。務為欺罔。侵奪良善。家有四子。並嚴父風。宗族親戚。稍有懦弱。皆被欺壓。占奪田宅。有里人之子。喪其父母。有墳地一所。風水最勝。達偽作契券。稱其父生時。貨賣與己。遂遷己之父骨。葬焉。里人之子爭之不得。一夕達夢己之父告曰。吾今絕祀矣。爾遍侮宗族。又欺人孫子。冥司不久。取爾父子。達覺大懼。是年達及四子皆死。家產悉蕩盡。

魏侯終德救雍州與蕭寶寅交寶寅反敗終德乃招集其徒重與密謀有  
道士李順興知之語終德曰此輩凶殘心無日矣終德諱之欲遣人擊殺  
順興後恐事泄露又呼順興飲食將欲加害順興逆知其意乃謂曰真道  
希微非爾所測而欲殺人自活其可解乎終德愈起凶意順興又曰大道  
不可毀毀之者身滅殃及子孫言訖失所在未幾終德病顛極苦遂卒  
宋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告之曰君何為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對  
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為試官時置一親  
舊在高等其實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  
其不免矣未幾而卒

嘉言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入之者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媚嫉生患○媚嫉忠賢  
養成禍亂○媚嫉者凶軀之害也讒愚者斷脛之兵也○家有傲婦善士  
所忌○嫉良善如雉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污己身○苟遂媚嫉之褊心不  
弘忠慎之深意○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  
輿惡摧毀破壞不令成就○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  
波羅夷罪○心懷嫉妬無度彼業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欺者有四  
過謾侮信賢良受身瘡聾盲啞吃口臭腥顛狂不能言死隨投石圈○愚  
惑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逼所以禍不旋踵殃及己身  
○諂諂諂諂而彼諂諂此而此諂諂彼離人眷屬死入錮網地獄○人之性情  
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心生○父母妻  
子離隔不和者從嫉妬離間骨肉中来○抑絕賢路自取功名受考幽都  
曹○讒嫉邪佞則人鬼加害○苦酷陷忠良讒毀擊賢人生世處邊夷死  
入牛獸身○嫉妬行凶死入東北方地獄○若有惡人讒嫉忠良謀害賢  
哲返吉為凶必招惡報

感應

宋蜀婦人常氏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璧妻馬氏春奴以妬寵相嫉乘

楚生出，垂發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  
尊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焉。妾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  
治，且飲以法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妾恠愈甚。常氏日夜告其夫曰：鬼以  
其死時杖我，我不勝痛，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  
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勅神將追捕之。鬼謂神將：  
吾負至寃以死，法師雖尊，奈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床與之辨析良  
苦。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為冥助。鬼領首即捨去。  
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曰：  
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奈何。然此妾亡時，有釵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  
悉酬之，免為他生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耶？笑曰：我鬼非人，安  
用銅錢？乃買偽鏹百束，祝焚之，烟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唐廣州有一縣丞胡亮，後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  
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  
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

此是被害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  
二年，漸大，不見，惟覺有物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  
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唐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  
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  
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唐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青衣吏  
來，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屈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  
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  
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  
所不忍聞，弁於眾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弁  
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妬忌，以至於此。弁因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  
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減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文  
來，弁所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

伯母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母奔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惟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弁驚喜。還報伯母。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宋劉道原為蓬溪縣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見一紅裳女子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壻市一婢。性剛不相下。遂為妾鞭撻而死。其婢訴於陰府。追妾償命。餘業罰為牝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君經過。將烹為饌。念為羊固甘刃死。腹中有羔。若就烹其業轉深。俟產就死無恨。道原因致意主人云。私忌不茹葷。切勿烹宰。黎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適已烹羊。道原歎訝。道以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納其羔於腹中。產之。此又妬忌為羊之報也。

宋張開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妒。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家前。孔氏忽自塚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食粟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屢。浪作塚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詩訴于連帥。繳奏于朝。李氏時配嶺南。然則為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唐梁仁裕為驍騎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癩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一冥事。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託夢訴榮。榮覺疑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因。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

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亦不能免。月餘遂卒。唐末前火井縣令李明甫。經過本縣宿館中。有押司錄事將設酒。請飲。宰

一白羊。以待明甫。是夜明甫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甫。乞命。詞甚哀切。明甫不測其由。須臾再睡。又見前婦人乞命。稱其命在須臾。忍不救耶。明甫不曉其意。但驚恠不已。再睡。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救我。我

死訖然亦償債了當。我前身乃押司錄事之妻，有女僕懷孕，身懷二子，臨產矣。其時我不合懷妬，誣女僕盜金釵并金合子，拷打至死。今獲此報，我已還其寃債，足金釵并金合子在堂西科斗內，為我藏之。煩長官告錄事，教取得與我作功德。明甫驚怖，遂召主人告曰：君宰一白羊，有雙羔否？曰：然。李曰：乃公之妻也。曾妬殺一婢，其金釵并金合子在堂西科斗內。錄事果得二物，取羊不食而埋之，寃報之理，無不驗矣。

宋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當輪宿，同事戲取官妓雙履，密置范卧具中。詰旦吏挈衾囊歸，妻見履，神色沮喪，曰：撫心曰：天乎！吾至是耶！入室自縊而死。蓋妬忌者天以是報之。

宋余媚娘適周氏夫，以介嚟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說，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方可為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辟戲沫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五色膾，妙不可及。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媚娘怨之，諭令入家同處。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略無他說。俟希聲他適，即召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閩吏異之，送京兆獄。媚娘遂就極典。後希聲夢媚娘告曰：我以妬殺舜英，今在冥司受報，苦毒不勝。君幸作佛事，垂救。蓋懷妬忌者無不受報。如媚娘者可鑒已。

宋胡宗甫妻張氏極妬。元豐中，宗甫官京局，張母氏嘗過其家，有小婢雲英行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嫌之，婢亦覺是，乃自縊於廁。家人驚告，張飲嚙自如。母氏不遑處，乃歸。明年張之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尚未足道。爾既聞之，飲食笑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然後爾諸子盡死，使爾憂愁無聊，以償我平昔之痛。未幾女死。宗甫捐館，張遽出京，還常州。長子死，後仲子與季子至京師，輒死一房。姑婦孀居四人。張晚年病發，宛轉床簣間，哀鳴求諸婢，餉飼扶掖，或責之以平日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死。

宋夔州徐桂寓鄂州，見孀婦田氏，資囊甚厚。桂已娶妻在家，而給田氏以無妻，遂娶之以歸。及至家，桂之妻妬，田氏姿色勝已，惡其夫專寵之，乃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而死。得田所有萬餘緡，遂為富家。桂妻嘗嘗田氏來與索命，心甚懼焉。久之無事，寶祐甲寅，田氏已度十七年矣。桂復娶。

一妻方十七歲時有青城山老道人嘗至桂家指其眷屬謂曰冤家打合作一處人詰其故終不言但云明年當自知之明年桂妻惡妾忤已嘗接辱之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飲桂不知亦飲之皆卒其妾與婢二人盡齋家嘗登舟焚其居以為桂之夫婦皆焚死老道人乃語人曰桂之妾即田氏後身也。

宋紹興中青城士人何浩設水陸見一婦女自稱新死欲求功德懺悔業障浩問汝有何業對曰婦人家不出慳貪嫉妬。

宋咸淳乙丑年淮陽李守妻妬剖殺孕妾越三年晝寢夢其妻倚窗外花樹欲進復止驚覺見一蛇繞樹集眾欲殺之則失矣嘗夫婦月下對飲覺杯中有物如蛇影燭之無有飲竟不快明日腹疼痛不可忍脹如彌月之孕集醫法僧道作福連日竟卒殮訖棺中有聲啓視之見一大蛇出于口而去。

蜀陳洪裕妻丁氏青石鎮人也因妬忌打殺婢金危潛於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危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漂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

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勘款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宋蘄春太守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東鄰嘗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鐵鉗箝出其舌以剪刀斲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始死後其家設水陸齋會僧方召孤魂晁窺屏間正見故妻手持刀鉗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有悔懼意尋得疾吟之際但云妾督冤責償勢必不免斷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錢祈釋其怨晁云真不可數日而卒。

唐蕭遘字得聖懿宗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判官後拜右拾遺與常保衡聯第而遘姿字秀偉意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皆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後保衡為太尉憾焉及為相撫遘罪乃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子為公呵禦遘恍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頽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

宋吳介然黃溪人妻妬悍無子有四妾皆孕妻妬忌投毒藥之卒皆不育其四妾適人胎宮為孽毒亦皆無子一夕吳夢一神人曰爾妻妬心太過。

今誤四家無子。爾有一子。亦因而促壽。將亦主絕嗣。後介然有一子。果大喪。吳家亦為之絕。哀哉。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華言好聲鳥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有祇洹即抵赤如血色。恠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羸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華言此國有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馬牛羊等。不可稱計。惟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娶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娠。其大夫人見其有娠。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爭。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我真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今餓鬼是。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平。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甚久。心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少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忽積日。

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羨。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伯玉夢妻曰。妾以君語水神。而自輕生。今以瞋妬。墮入水族。言甚悽愴。後人覈見。段於水面。披鼓浪。里中婦人渡此津者。皆不事粧飾。蓋猶忌其為鬼。而尚妬也。齊瑯琊王。魯仕齊。至高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每忘仁恕。嘗在



齋內使愛妾治髮。忽有烏犢黃梅過庭而墜。與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  
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籬私遊。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噴污嫌。便兩迸  
走。奴還白之。與謂其有實。加苦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  
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知。爾後覈見妾來  
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  
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  
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魚。與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共勸。與曰。曹呂  
今來不見真勅。恐為姦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與納之。便分布千餘人閉  
門拒守。彪遂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與。斬  
之。先覈曰。與夢妾來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旬日來矣。至是果驗。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汝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  
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汝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熟麻油。即以灌其腹上。  
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梁釋明珠。經論雖富。而以微難為心。深忌時之講者。初為屋。子法誘人。次  
撰蛇勢法。以授學者。曰。同伴二人止一林下。琛曰。我今內執。便解衣赤卧。  
翻覆不定。頃更兩足合為蛇尾。乃曰。我作蛇勢法。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  
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伴便上樹。奄爾全身作蛇。惟頭未變。在地自行。歛  
作蟒頭。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時諸蛇總至。相隨趁谷而去。其伴目  
驗。斯報至。鄴說之。

五代時王延翰。多選良家子。以為其妾。其妻崔氏性妬。妾之美者。輒幽之  
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  
人。崔得病見崇滿前。索命而卒。

嘉言

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  
天地所不容。○倍德則崩。○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不知其恩。與知而  
不報。厥罪惟均。○受人恩不報者。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  
遠背重恩。永沉苦海。○忘忽恩舊。劇於路人。○遠恩業重。現受交報。○

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愛恩不感。念怨不休。○忘恩違律。罰筭二紀。○違內負心。三魂失真。○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負荷恩義。無報德心。結怨成業。

### 感應

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僕射永之孫也。嘗以戰敗。陷入北虜。有僧越者。先是北地一土民。與臯盟誓為友。日共密謀歸計。後果送臯南還。越遂捨俗出家。居止嘗依於臯。及臯往東。徐越亦隨至任。一日越以直言忤臯。臯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者。夜往殺之。其夕臯夢見越來云。爾初陷在北虜。已無出計。我冒死送爾南還。爾未能見報。乃忍殺我。我為直言。爾亦是誠心親愛之故。本有何罪。我今惟當從事。弓矢以報此怨。臯方憂懼。一日出射。為箭傷其指。纔微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深數寸許。如中箭之狀。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齊人周生者。乃陸超之門生也。超之其人。以清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

懋既敗于琳。周生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王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周生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

宋時晉州平陽人常珪。父為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民康德休。為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日給。而珪事繼父。略不知恩。經數年。德休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斃。是夕康氏牛產一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休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勃。跳觸藩而出。奔進邑市。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闖逐。不可得。往越深谷中不復出。

宋徽州城外三里。王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略。僅能循循自守。不為他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山。元有大楮樹。鬱茂扶疎。數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

光榮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脍治。味殊香甜。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日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于外。或持錢來求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牆。闌護之。鄰人憤嫉。踰牆入。將空其根。拊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必受殃。我即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為菌。草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為薪。昔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眾獸。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親。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反手反肉。二村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親子。我今

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眾僧。上座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昔波羅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眾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眾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飢急。誰能念恩。即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踰殺眾人。

昔維耶黎國。有迦羅越。碑言奉佛供養。呪願畢。請聞法義。佛笑。口光繞身。三匝。還從頂入阿難。佛弟子。華言慶喜。問故。佛言。彼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出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預巖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去。一人卧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帝哭呼天。有旃檀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樹神言。受恩得全身。

命未有微報。顧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見。願垂發遣。樹神言善。以金餅施之。去此不遠。當得國邑。可得遷還。至汝鄉里。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遠。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蔭此樹。積應三月。今當遠離。情懷恨恨。若到本國。當宣揚恩。樹神便言。樹名旃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至國中。外親戚喜相慶慰。後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不能消差。名醫皆視。惟得旃檀香。病可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旃檀香者。拜封為侯。妻以小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言。我知旃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而往。伐取。徑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真。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人所希見。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伐之者。中心隱隱。踟躕徘徊。不知云何。樹神於空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竟。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揮地。枝標殺之。使者共議。屠割窮人。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車載所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

香藥給之。病皆得愈。

昔有一菩薩。身為九色鹿。毛色九種。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與一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法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眾。徑到恒水邊。鳥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睡熟。眠臥不覺。鳥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



感應

宋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鎮荊州謂塔寺不宜在城間當移之郭外釋法  
愷諫晦不聽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  
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  
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膚後夜夢見沙門飛  
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文餘雄姿甚偉厲聲叱曰所行返道尋  
當自知其後隊人史雙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晦連年瘡  
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東魏韓賢字晉賢齊神武拜為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  
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  
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  
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故研破之是夜夢諸天叱  
謂曰汝賢破經函福德消凶禍及驚覺不勝追悔至是果為賊所殺  
宋元祐間岳州民家共請一儒師於僧寺中開學館誨其子弟師頗嚴諸

生惰學者必罰之有李受二之子頑鈍悖傲不受師教日受呵責一日遇  
其師暫出取鐵釘釘伽藍神之背曰爾獨不佑我使我日受師責又於輪  
藏上取一小佛像投棄井中其夜受二夢一僧一老叟來其家老叟曰爾  
家惡子鑿我背良苦又指僧告受二曰又推致此人陷溺於井爾速令謝  
過不然禍將自及受二本販魚為業既覺即越出營利中道忽思憶昨夢  
方俟晚歸詢問其子歸則子已患背疔口禁不能言明日狂然走寺中赴  
井死受二自下取屍得所投佛像乃問其同學諸生知其子所為及釘伽  
藍事隨作齋安謝而已無及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  
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眾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  
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  
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受刑而死舉體皆拆裂  
狀如火燒

宋周宗者廣陵人也元嘉七年隨到齊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

竄間行於豈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竄取。出村買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善神。唾之成白癩。雖悔不差。

唐貞元中。有軍帥過宜春。留止佛寺中。縣官牽羊。携酒往勞之。帥割羊羹會。先令郡卒灑掃堂宇。屏除像設。移置廡下。就廡割羊。血賤像面。指爪及胸。悉已露汚。及賓客至。帥始就席。即如昏狂仆地。因遂成疾。其暮割羊之人。亦發狂暴。持刀自毀其面。并毀胸指。流血不已。竟夕而死。

唐貞觀中。有人任雋州屬縣令。征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詣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重。寤寐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海過。所得

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會昌中有中人王義逸者。護鳳翔軍。值武宗毀佛。刺義逸。以家財易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并治其第。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類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階下一徑。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藜見荆棘滿野。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卧于床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執其髮。曰。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好賈販僧寺。林礎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為我告家人。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既而焰盛。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敷癰。三日而卒。

唐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以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挽令仆地。銷鑄為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魄。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此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竟被誅死。

唐廣州城南有明相寺寺有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離之後者貧民割金  
華南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瘡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  
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

唐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  
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  
曰但為我續手令雨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桑地裏打雀於故村  
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反  
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  
面作禮盡心悔過雀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  
痊愈鄉人號為聖像

偽蜀潼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閬里蕩盡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  
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蜀南之鐘破裂流迸正中卒腰雙拆而死

宋初蜀中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土吻連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  
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嚼頗甚苦楚

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嘗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割一羊分  
得少肉傍有一佛像吾以置其上吻間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宋溫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恐其作偽欲試之而遍  
體皆絲繪不可毀乃以小刀刮之底香屑熱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攻  
其內者藥不能施是遂爛

宋徐州有老女人積得錢十千欲寫金剛經一卷有一經生來請為寫當  
時付與十千經生用二千錢起寫經堂三千文作新淨衣餘者買紙筆墨  
裝潢每日持齋專心繕寫既畢安置堂中忽有別經生數人嫉其得錢多  
欲來偷經毀藏潛入室中並不見經惟存白紙一卷却問主人借經看其  
女易衣熏盥入佛堂取經却是所見白紙其經字甚分明是諸經生因起  
惡念一時鬚眉俱落

唐潭州袁孝昭兇傲豪橫惟事侵奪尤不信佛法所居之東有一僧寺  
高敞深曠心甚樂之而寺惟二僧相繼而死袁偽作契券稱僧存時嘗賣此  
寺與己為業便欲移居其中妻與一女力諫不從即先毀佛像以木



像首乃壞其體率盡力昇棄於江遂徙家焉隣寺僧訴於郡索盡賂  
僧不得志將許於朝素在家忽夜聞四面喧囂之聲起視無有也是夜素  
夢數十鬼卒來執縛至冥司王者問素曰誰毀佛像居僧寺素甚恐不敢  
言拷掠鞠問以鐵椎碎頭次碎其肢體棄湯鑊中忽然而寤大懼與妻子  
言之明旦謀遷去即發狂暴死後三子及同毀佛像者相踵皆卒惟妻與  
女得存。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  
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偽造璽書將一閻豎子詐稱勅遣取像寺僧  
聞奉勅索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銷破惟頭不銷太宗大怒處  
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瘡潰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  
隋開皇中將州與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  
六其模戴顓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焰火大盛眾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  
滅忽見竄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輒木炭等皆去像身五  
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跋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後移在白

馬寺鳥雀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窓樑斷將欲拔出遂  
被廢腕求拔不得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撮手求脫  
不得也。

唐益州王穎子者性凶傲不敬三寶永徽中嘗夜入福感寺塔毀取相輪  
將至底級兩挂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恍惚間見一胡僧語之曰汝  
欲得脫可大唱曰賊在此不爾則必死矣賊即依命大唱數聲寺僧聞之性  
救方得拔出。

梁杜龕性凶頑不信三寶三休閣舊有佛像二軀皆金銀為之龕欲毀為  
鐵先令數卒上閣壞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回顧眇之所遣諸人臂如  
墮落不自勝舉失音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身青腫惟見  
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  
而卒。

東晉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寧康中沙門釋道安所造及成就已像夜自  
行至萬山天明迎歸寺夕又出至寺門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

長孫志性兇暴。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拈大怒。乃至加  
五百人。方倒震地。拈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  
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踏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唐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生來應癩。殊不信敬。母  
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蔽掩玄嗣。不許母元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  
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徃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  
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覺暴死。  
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啄睛噉舌。入大火坑。  
燒烙困苦。覺身癢悶。以手摩面。眉睫隨落。目有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  
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  
我心。以取俗人之語。教吾不信。誘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  
懼怕。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  
十三日。親屬哀愍。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千時京邑。大德極多。  
時行處法師為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及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

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  
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及一年而死。  
劉宋時。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  
相。及衡陽文王代。鎮瘕為寢室。悉皆泥治。乾輒枕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  
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現。炳然可數。王復令毀故壁。悉  
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宋元嘉中。京師簡靜寺尼智通。年貌姝美。信道不篤。罷道嫁為梁群甫妻。  
後生一子。年七歲。家貧無衣。為尼時。有法華等數卷經。皆素絹書之。即浣  
擣為衣。兒著之。母忽驚悸。遂患偏體。剝爛狀若火瘡。生白蟲。日去升餘。燥  
痛煩毒。晝夜號叫。忽聞空中告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梁梁州有一貧人。寒甚無衣。偶得安養寺僧舊袈裟一件。製為內衣。忽雷  
震而死。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  
唐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  
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

化之上當山之半。有栲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本性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為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僧素與相識。聞其聲。策切出門。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中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疾。荅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斫伐樹木。今有青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栲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乏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栲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見泉側有雕飾二玉女。世傳為奇玩。遂盜之。因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入毀拆。迨化居人見神人擒盜玉女。并毀舍。人生魂入化中。二人遂皆風癩。數年而死。

唐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穎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斷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土木未畢。已數口。洞。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青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勘對。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鐘樓。曰靈響堂。有門樓。宏特。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鐘樓。遺蹤勝賞。供為毀蕩矣。項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搬運龍興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繞積塚。又却飛去。如是搬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以贖其罪。而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唐咸通中。長沙有惡少十人。聞維仙姑修道於衡山。魏夫人仙壇之下。十人者。深夜持火挺刃。將往害之。既入其室。仙姑在床。了不能見。遂出門。推壞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動搖。人多則屹然而住。十人者。推之。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然不能動。乃相率奔去。及明。行至遠村。其同志者。皆為虎所噬。內惟一人。毀壇之時。不同其惡。獲免虎害。

昔阿育王崩。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有一大臣名阿菟。精羅地。曰。阿育大王。捨捨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少四億。太子封藏不與。王捨爾。

以施佛法僧。欲以滿足。今日大地皆屬三寶。云何便使太子為王。諸臣曰。辨四億金送寺。然後共立。如是四世。王名弗沙蜜多羅。華言增問諸臣曰。我當作何等。舍我名業久存。有臣啓王曰。先王阿育造八萬四千如來之塔。復興種種供養。名德相傳。無有斷絕。王曰。先王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有一臣曰。有二種法。名傳不滅。一者作善。二者作惡。先王造塔。今王壞塔。二俱不朽。王乃從之。即興四兵往詣寺舍。先至鷄雀寺。中門前有石獅子。即作獅子吼。王聞驚怖。還入城中。如是再三。呼諸比丘問言。我壞塔房。何等為首。比丘答曰。並不應行。必不得已。寧壞僧房。勿壞塔也。王即殺害比丘。壞諸塔寺。至婆伽羅國。又復唱言。若有沙門頭者。賞之千金。此國有一羅漢。化作多比丘頭。傳與百姓。送往請金。王之庫藏金寶竭盡。後知羅漢倍復瞋忿。羅漢入城盡定。王往殺之。終不能得。以滅盡定力。不傷其體。如是漸進。至塔門邊。塔神曰。有蟲行神。先求我女。我不與之。今為護法。即呼蟲行共立誓言。卿伏此王。勿壞正法。以女妻卿。時蟲行神往南方海中排擄。世浪大山推作。音責王上及四兵眾無不死盡。

嘉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苟怠惰偷懦之為安。善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善者必滅。○酒之為物。傷性敗德。○耽嗜滋味。玩味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猶有凶迷不復終。當人鬼同誅。○眾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嗜酒者窮餒之始也。嗜欲者潰腹之患也。○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幾性命以斧斤。○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崇好優游。耽嗜麴蘗。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已難悔。○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貪心害已。利口傷身。○聞者慎勿說無妨。繞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燒放。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君子莊敬。日嚴。安肆日偷。○自戒。則破他。他。戒如是。罪惡無量。無邊。○若毀犯禁戒。現世惡名。聞人。斷。與命。終。墮惡道。○五戒不持。人天路絕。○酒為放逸之門。大

其苦本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常食酒肉。恒食葷辛。善行  
斷惡鬼交侵。○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  
貪財愛法。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當。

○僧道出家。繞入道場。逆料施利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畜妻私索。  
如此等類。歷劫不放。○若有人持戒。朝為夕替。自貽其殃。○若人破戒者。  
見世遇三災。○凡人違犯。經戒皆奪算。○嗜酒食肉。好食葷穢者。見世生  
百病。○身為餓鬼。猶歷鑊湯。燒鐵為丸。飢則當食。以報破齋違戒之罪。○  
不得其容。動作必凶。○耽滯聲色。五味積集。愆尤。生逢禍難。致受酸辛。○  
凡人有過。小則奪紀。大則奪算。○道法於人。不尋問。思量戒行。徹心寒。千  
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鄴都出世難。

感應

宋南城縣陳氏子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  
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後雖居報恩光孝寺。而常常在家。且竊污比鄰  
婦女。外間盡知之。謙處之自若。至於酣酒食肉。特其小小者耳。乾道末年。

染疾未甚。因篤。夢被追到冥府。主者公服怒坐。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  
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謙稽顙謝過。竟不許。鷲寤。鷲悸與人言。所  
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宋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士。嗜  
不檢。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因臥。閱一寒暑。忽昏不  
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之下。其  
骨痛不可忍。呼。瘡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蠕蠕出。父畏。脫衣  
猶急掩其衣。痛愈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  
首面。已肖驢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然。哮吼悲鳴。四肢撲地。  
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業。以  
來。如殺之。是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廐中。而弗施。初  
取不已。且亂鬪。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善意。負重致遠。日  
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宋南城橋寺龍王堂僧德素。姓張。未嘗識戒。持念而處。已殊。

從其家齋供。初品齋羹。食之無餘。旋覺兩眼癢。流淚擦不  
。酸飽至前。他人既舉筋。此僧獨啗。皆弗顧。主人意其飽。語之曰。大師  
能食一板亦佳。答曰。所下何物。在何處。鄰坐者為執置掌中。亦不以  
口。視其瞳子。略無晶光。問其故。曰。眼前全黑暗。不知身之所在。至不能  
黑白。寺僮掖以歸。雙眸空存。不覩一物。呼醫療之言不可治。或教使曉  
稱誦觀世音菩薩。且入毘堂。自悔前過。冀有復明之理。然卒不能從其言。  
終身為盲瞽云。

宋黎道姑者。不知何許人。明道元年。來武當山。結草庵。常閉戶晏坐。吳興  
男女遊從。但舉手指心。不護一語。居兩歲。嘗出行山。忽有所思。自此方  
寸錯亂。起居言語。與昔時不同。數往山下人家。酒肉淫泆。無所不為。一夕  
五龍觀主鄧法師。夢黎來。方丈稽首禮拜。云。某居山下。不合妄起塵心。觸  
犯上聖。明日當墮畜類。入觀門為驢。負重望慈悲願。鄧未及言而覺。遂  
遣道童詢之。還報云。黎姑昨夜狂走山中。作驢鳴數聲。至夜死於七星坡  
下。鄧驚異。集其徒。告以夢戒。頃磨下報。四更時產一牝驢。即率眾往觀。

赴前如迎。倏然。鄧拊其背。諭以隨業領受。即點頭伏地。五年復夢。其來謝  
曰。受罰負重千日。今已滿足。來日當受生人世。乞以遺軀。赴屠分割。不  
即為人。不得全肢體矣。至旦。驢已死。乃如其請。剝剔焉。

宋雲頂山慈雲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養妻子。  
無所不為。僧眾稍孤潔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以  
有鼠齧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  
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經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  
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卒。忽有追者。引去見  
城門上。有扁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先持經。  
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計爾昔日持經之功。當壽九十歲。死後升天。  
天。今爾破戒。止四十五歲。死後受地獄苦。若能虔精。改過。猶得  
遂得復生。

昔迦羅奈國。有婆羅門。華言淨行子。名曰執持。受佛禁戒。無所違犯。

到地國中見人殺盜姦便貪愛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飲之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受戒誓當以還佛即詣佛所言前受五戒多所禁制不得任意佛法尊重非我允類所能恭事罷可得否佛默然不應言未絕口即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扣執持頭復有鬼神脫其衣裳鉤其舌者有媼女鬼刀割其陰有鬼洋銅澆其口前後左右皆諸鬼競來分裂取其血肉而取食之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急持不令得動佛見問曰汝今云何執持口禁不能復言但手自搏佛以威神救度執持諸鬼神王見佛世尊各立一面於是得蘇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有五賊擊我入三惡道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愍我後今改往修來奉受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雜幡蓋供事三寶不敢復犯佛言汝今所言是為大善汝若眼見自作自得非天授與

昔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足已於地未起悲啼而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心自清淨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

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滅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姦欲為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交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師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眾生心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sup>華</sup>間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大地獄中復於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中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汝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眾皆捨棄恒被欺凌為人憎惡毀謗誹謗常生惡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為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眾所厭惡汝等從此舍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難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彼得生阿彌陀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

廣東官署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疾死三日而蘇自言  
有數人見救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  
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着枷鎖或但去巾帶  
連袂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位亦去巾帶連袂辯憂鬱  
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園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  
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願更  
更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僧投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  
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繫置淨處仍示歸路辯披之  
而歸至家繫帔置床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惟母不去  
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  
違晝則夜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床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  
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脔  
是夜夢已化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垂出血使人  
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

而辯自五六年來遍身患瘡潰爛臭穢醫不能愈人皆以為破戒之報  
宋將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脩府中聽事典吏少而信佛勤謹過  
人脩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後經數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  
復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  
法帝勅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此後  
將受天中快樂小德喜諾王曰君且宜還家付託後事及作功德可速為  
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  
此屋前既素識且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且就蘭公蘭  
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  
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恭訊難公  
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亦  
然而卒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同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  
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親自說始末



時見兩人皆著黃巾袴褶。一人立於戶外。一人徑造床前。曰。上人。下地也。達曰。負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并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經某處。登頓勞倦。不得休息。及至見朱門墻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朱衣冠幘。據高床座。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執刀。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歛容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未。不曾作罪。問曰。誦戒廢否。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嘗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二使曰。可送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出門。行數十里。稍聞轟磕開聲。沸騰而前路轉暗。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墻亦如之。達自心念。經說地獄。此其是已。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開聲壯烈。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暗。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義之。血如流泉。其一人乃達。後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

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國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鏝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鏝中。隨湯出沒。鏝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鏝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糜爛。而猶不死。諸鏝皆滿。惟有一鏝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俱喪。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惟觀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一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其身。自此齋戒。逾堅。禪誦彌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華言憂者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又復生盲。為諸鳥鷲鴉所啄。宛轉自撲。揚聲叫喚。無有休息。爾時阿難問餓鬼言。姊妹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須燈燭。世有如來。汝可自問。爾時阿難尋往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者入城乞食。見一餓鬼。極受苦惱。

不可編計。向佛如來具說事狀。不審世尊彼餓鬼昔宿造何業。受此報耶。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sub>華</sub>  
城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鹿野苑中。時有女人  
身抱懷妊。見佛世尊。甚懷敬信。是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正殊特。人所敬仰。  
年漸長大。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心懷信敬。還歸家中。白二親言。惟垂哀憫。  
聽我出家。父母固遮。不能令止。遂便出家。作比丘尼。時父母為此女故。造  
僧伽藍。又請諸比丘尼共住寺中。時長者女於戒律中有少毀犯。諸比丘  
尼驅令出寺。心懷慚愧。不能歸家。寄住他舍。生大瞋恚。便作是言。我自有  
舍。止住其中。今者云何。反更驅我自住。即便向彼長者居士。說諸比  
丘尼種種過惡。狀似餓鬼。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使我受身。莫見此輩。作是  
誓已。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今得生育。  
元僧奕休庵。揚州人。早歲遊淮。向燕京五臺。值歲亂。附商舶抵明州。客天  
童山。衣壞衲。日一餐。夜不寢。儼有古德之風。奉化上雪竇。虛席。眾削情請  
為住持。奕欣然携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轂。不周歲。盡變平昔所為。向

之壞衲。今已輕裘。向之一餐。今已列鼎。左右稍有犯。必瞋怒。自起撲之。犯  
者仆地。用拳舂脚。搗待氣伸。心暢始休。既而盡括常住。羨餘就鄞城。買民  
房。易為庵而居。日以資生為事。與竹林寺僧。單屋訟于官。對理不直。牢死。  
臨終。張目謂人曰。勿用敲朴。我自償還。

宋良禪師。靖州人。揚岐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  
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告於良。良  
未之信。龍圖徐祐德占。是時為布衣。嘗崇扣於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  
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鬼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  
裂。復見其小師。枷鎖杻械。踣甚。則德占問守閤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  
者乃少者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耳。此猶  
生報。後七日。與弟子同墜。無間。斯為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  
數日來。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瘳。七日果卒。德占嘗述夢大書于分寧。諸刹  
之壁。

昔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人。

不可編計。向佛如來具說事狀。不審世尊彼餓鬼者。宿造何業。受此報耶。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sub>譯</sub>  
<sub>城</sub>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鹿野苑中。時有女人  
身抱懷妊。見佛世尊。甚懷敬信。是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正殊特。人所敬仰。  
年漸長大。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心懷信敬。還歸家中。白二親言。惟垂哀憫。  
聽我出家。父母固遮。不能令止。遂便出家。作比丘尼。時父母為此女故。造  
僧伽藍。又請諸比丘尼共住寺中。時長者女於戒律中有少毀犯。諸比丘  
尼驅令出寺。心懷慚愧。不能歸家。寄住他舍。生大瞋恚。便作是言。我自有  
舍。止住其中。今者云何。反更驅我自住。止即便向彼長者居士。說諸比  
丘尼種種過惡。狀似餓鬼。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使我受身。莫見此輩。作是  
誓言。已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今得生盲。

元僧奕休庵揚州人。早歲遊淮。向燕京五臺。值歲飢。附商船抵明州。客天  
童山。衣壞衲。日一食。夜不寢。儼有古德之風。奉化上雪竇。虛席眾削。請  
為住持。奕欣然携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穀。不周歲。盡變平昔所為。向

之壞衲。今已輕裘。向之一餐。今已列鼎。左右稍有犯。必瞋怒。自起撲之。犯  
者仆地。用拳舂脚。搗待氣。伸心暢始休。既而晝括常住。羨餘就鄞城。買民  
房。易為庵而居。日以資生為事。與竹沐。寺僧卑屋訟于官。對理不直。牢死。  
臨終張目謂人曰。勿用敲朴。我自償還。

宋良禪師。靖州人。揚岐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  
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良。良  
未之信。龍圖徐禧德占。是時為布衣。嘗崇扣於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  
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鬼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  
裂。復見其小師。枷鎖杻械。踣踞其側。德占問守閤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  
者乃少者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繼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耳。此猶  
生報。後七日。與弟子同墜無間。斯為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  
數日來。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瘳。七日果卒。德占嘗述夢大書于分寧諸刹  
之壁。

昔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人。

無人得到其處。家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邑。適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凶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庵羅婆提龍住處。眾鳥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出火龍復兩電。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簪荀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華言士。是龍受三自歸。依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凶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金畜。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貧女人。信敬請得。

莎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分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熱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間有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比丘答言。是中無有曾見聞者。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今後若言是我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昔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捷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

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指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滿面痛不可忍。牛遙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痛，但當約勒。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洹，辨論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唐長安普光寺僧明解者，姓姚氏，性聰敏，琴詩書畫為時獨絕。每欣俗網不樂道門，嗜酒荒情，顯慶三年帝造明寺，成勅靈潤法師擇人居之，時有寮家數人共薦明解，潤法師曰：公等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酒

客畫師，以當洪寄寮家，愧退。明解懷憾，俄而帝徵四科，不問道俗。明解應詔自舉，射策升第，喜不自勝，遂乃歸俗，頗有餘言，未幾染疾，見數十人執猛炬迎明解，明解大怖，言未終而卒。是年八月也。後託夢相州淨土寺僧智慤，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食否。智慤許諾，及寤，遂為設食。至夜纔卧，即見明解來，愧謝之。逾二年，又託夢於畫工張生，曰：我不信佛法，今受大苦痛，努力與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令記之。寤乃憶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塚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乃倩人錄，以示明解知友，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見聞者莫不惻然哀感。

嘉言

利心專，則道私意確，則疾公。○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此均王於家。細民謗讚於道。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負債之殃，咎植

三報之苦果○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日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債負宿殃。來時須受○貧富交好。債負相違。舉債。能拒業結。恒隨心。無悔償。苦報何疑。墮斯惡道。長夜無歸。

○見世為牛馬六畜者。從負諱抵債中來○劫賊相逢。攘奪財物。從負債不還中來○借貸元是施恩。不還却成冤結。既受地獄苦報。又為異類償還○借貸不還。罪三官大陰水官考吏主之○借貸不還。死受殃對。

感應

唐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嘗有人遺一黑駒。初甚寒劣。傳素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其甚勞苦。然未嘗有街蹶之失。傳素頗憐之。一旦傳素因省其皂棧。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馬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恠。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方玄小字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

時通兒年小無行。被朋友相引。狹斜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四五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生江陵群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捩于茲五六年。其心醒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驚寒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哀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計備五年。而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柵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買此馬。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疇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驥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菊。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齧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矣。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軍將。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曰六十緡。軍將曰。此馬直七十千以上。請七十千易之。亦不俟試水草也。傳素感其誠。

曰復過其家見胡軍將曰嘻七十緡夜來暴殺黑汗斃矣

唐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贖其直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而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曰崔君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更生引至其家雖豢以為勇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宋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東坊王家錢十二貫南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為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還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問以何為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家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搖地得銀徑詣南薰門待之果遇麥馱駝翻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

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怨爭廂官錄送府府尹叩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是汝子可啣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監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為官給錢杜拜曰若不償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又二年乃死

宋廣陵有王氏老姥嘗貸西谿浩氏東帛不償病數月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谿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西谿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東帛贖之而去

唐建安縣令常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以其勤頗念之忽夢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還作畜生以償償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駭送異常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歎其夢不驗頃之裴寬為林討以有柔判官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二十千寬因受之有柔

四日復過其家見胡軍將曰嘻七十緒夜來暴發黑汗斃矣。

唐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贖其直。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而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曰。崔君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更生。引至其家。雖豢以為勇。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宋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東坊王家錢十二貫。南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為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還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墜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問以何為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驢家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往詣南薰門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

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叩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是汝子。可啣其轡。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監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是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為官給錢。杜拜曰。若不償。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又二年乃死。

宋廣陵有王氏老姥。嘗貸西谿浩氏束帛。不償。病數月。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谿。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西谿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

唐建安縣令常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以其勤頗念之。忽夢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千五百。地下所由令更還作畜。主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駭逸異常。為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歎其夢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使。有柔為判官。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二十千。寬因受之。有柔



數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後數日。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後  
天慳。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

唐軍吏吳宗嗣者。有吏陳益。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  
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  
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陳白衣而至。曰。某來  
還債。宗嗣曰。已焚券矣。何為復來。陳不吞。徑之廐中。俄而廐人告馬生白  
駒。使詣吏舍問之。死已翌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欠錢。

唐時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  
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  
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  
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汝父騎我二十年。  
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  
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嘗騎我。  
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我亦騎汝。你我交騎。何劫能

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  
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麤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  
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率婦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  
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赫而長存乎。驢探頭又曰。賣而取  
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取者。率入西市。麤行。逢  
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緡半。易之。問其姓氏。曰。王。自是連兩數日。乃晴。和覘  
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

唐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函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  
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麤家。欠我五千四百錢。我又負君錢數  
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率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  
詣麤家。乃還五千四百。目賣之。兩宿而死。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珩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嘗向  
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以助經販。安珩後遂豐富。及珙微。所  
借錢。安珩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珩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德無神

難誣。願安玠死後作牛以償其詞。甚懇苦。安玠亦給言曰：「某若實負其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珠債。未逾月，安玠死。死後半年，琪家得牛生一白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玠。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琪遣人告其妻。琪妻孛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取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珠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犢別欄，餵飼安玠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珠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唐崔寓，清河太師安潛之後。父時光啓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不靖，不歸。輦下遂至湘，遍歷艱難，多行惻憫。長沙中有主店人封八郎，從崔借銅錢一百千，曰：「循不還，崔亦不迫，役乃至十餘年。」一夕，崔宅忽聞扣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纔寐，夢與八郎坐說欠負事。俄有青衣使持牒申言曰：「封某負銅錢一百千為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駱馬，跳躍嘶鳴。下堦望旣而去。崔未覺，聞僕者報馬生一紅駱駒，自後崔乘十五年，無起卧驚蹶之苦。他人馳驟必擺頓蹶失，或羈絆偶脫，長途縱逸，盡力追隨，無計而得。崔每呼封八郎，即泯耳低頭而歸於旣中。」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為一丈，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恠之，不敢出。丈夫苦求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七世為橘，計傭於君，僅能滿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屬，復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為我置一廬，我自耕鑿，以卒此生。君仍盡剪去橘樹，端然守常，則能自保。不然則天降禍矣。何者？昔百萬之資，今已足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為葺廬，且盡伐去橘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

唐桂州延齡寺僧延遇，俗姓黃名亮，未作僧時，西南城外界子所居，土名繩纜渡，同集居人立一義社，亮為社長。每遇春秋時祭，三五乞福，甚有感應。歲久，亮乃用過衆錢十二千。遇祭時，算其錢，重立誓曰：「若私用錢者，後身當為畜類。」因秋祭大醉，喧於廟庭，指射其錢而散，婦迷其路，宿于草野。至三鼓時，有神喝曰：「天符下黃亮用過錢一十二千，可為虎一十二年，遂脫其衣服，以皮合二鬼擁扶而行。由是村落畏猪犬之屬。」

使每日或食草穢泥土。或食蝦蟇蚊蚋。數年後有鄰人於溪水傍見其  
水中浴。但露人首而與語曰。我為虎尚欠三年。爾勿懼我。我不害爾。我為  
誣罔神明。使過眾人布施錢。今別無奉酬。來日於此樹下賴所食。我以奉  
遂化虎而去。隣人志其言。來日果往樹下取其施。乃見一少年伏地。衣  
損破久而方甦。言被一虎曳來於此。隣人訝之。後年限滿。夜遇一僧。衣  
頭毛雪色。持錫斲其腦骨。遂巡皮解毛落。戒曰。汝便為僧。脩其福田。慎勿  
違犯齋戒。為僧之後。欺罔眾生。則盡劫不復人身矣。時二鬼相隨。亦稽首  
白云。願乞度脫。僧乃受以三歸五戒。而沒見其身為人。寐於草莽間。身體  
垢膩酸疼。赤裸無衣。妻子驚歎。將衣隔戶拋與。親識鄉里畢集。言為虎  
之日。嘗見人之形。以為獸之形。而擒之。誤有驚動。土地決鐵杖一百。後患左  
手大指伸縮不得。又言為虎時。夜至蒸化縣。食一不孝。被里人嚴逐。打損  
前脚大指。後入延齡寺。見白衣菩薩發願。化人修殿。揭衣離於桂林市。三  
十餘年。俗號黃大蟲。天成中方卒。

宋董中正。宿州高資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於宿有年矣。畜錫千餘萬。  
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  
州不須訶詆。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為符離衙校。既殯。父即日得病。  
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訖。調也。既  
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張弓手店。見衙校者。躍馬而  
來。問何之。曰。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不明。我今往究州對辨。若歸可至  
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  
父子皆已死矣。

宋陳堯咨之姪婦。十七而有家。十八而守寡。蜀人以陳堂前稱之。七世不  
分業。家養山鵲一隻。日有携山鵲來聞者。陳之鵲常勝。以此多獲利物。而  
致富。後一日忽鵲死。堂前夢鵲作人言。云我前世負君債。今日還君尚  
餘欠。不幸被某人者偷以針刺我。遂殞命於一針之間。堂前哀其死。感其  
有力於我。遂以金葉造匣。瘞之。陳之子孫後皆顯宦。

唐史無畏嘗從張從真借千緡。射利數歲。不還。從真偶道劫并火。遂  
長日。從真欲周急。固不敢望爾千緡。見還只一二百千。相濟可也。

書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

宋長樂鄉人有婢名春。一日有粥未喫。置於甕前。為猪竊食。春以火打之。猪竄于山。至夜不歸。大家不知。夜夢舊識在山巖間。訴曰。我欠汝錢五百。作猪以償。飢食春粥。治我太甚。願汝作主。大家明早訪巖石間。得猪而歸。問春果爾。乃命家人董善飼之。越二日猪死。賣錢止于五百。與所欠之錢適合。

宋瑞州李節。推存日有掌庫人漆某。盡盜庫所有千緡。節推以其無可責。償置之。一夕夢漆某衣皂衫拜于庭。曰。吾負主翁債。今在易藍莊某佃家交付。盡償之矣。旦則聞漆某死。而易藍莊生一牝犢。後十五年。其牛母子凡生三十餘犢。其直幾千餘緡。

宋南劍州沙縣俞墩。為監鎮。養一白馬。極愛之。數年後忽作歎息聲。厩僕陸老叱曰。畜生為妖。馬作人語。曰。我欠主人債。分當為馬以償。但騎坐不數。俸祿過焉。使我愧感。僕驚告主。聽之無聲。怒僕之談。三杖其背。至暮伊

料叱曰。妖物累我受杖。馬復曰。赤身露體。豈敢對主人發語。僕復告主。設星。星乃出聲。作人語。如前。俞曰。爾為誰。曰。張三七也。俞惻然思之。曰。我不復汝索矣。馬曰。主人未勾簿。則冥閉籍不除。俞取簿勾之。且備楮錢同簿。祝而焚之。馬數躍而死。時德祐甲戌年也。

宋呂保相文德。招一士為館賓。罷齋歸。借馬於呂。呂與之驟。驟至士家。不食。作常人語。僕聞其言曰。我欠呂相公錢。初不欠你錢。僕以告士。士至夜親往聽之。果然。士聞以衣衾蒙眼。可與鬼神接語。遂蒙眼而問之曰。爾何人。答曰。我素陽軍。本巷黃油。昨欠了呂相公油錢。初不欠你錢。士往告呂。呂恍然記二十歲時。有黃油欠油錢二十千。後忘索焉。驟歸復食如故。

宋廬陵北鄉有民。豢猪母多年者。厭其老而鬻之。有屠者償價十一千。主人堅欲十二千。是夕其妻夢一皂衣人。蓬頭垢面。拜而懇曰。余畜負汝債。累年相酬。止少一千五百矣。何故必索十二千。遂告其夫。夫曰。必昨日所議之猪母也。次日屠者再至。增償五百。遂鬻之。時景德年間也。

宋時澧陵江家犬。母生犬雛。皆能獵。鬻之必返。雖一二百里亦然。

群登山負野獸以歸。三年大獲其利。一夕風雪盡斃于十里外。抗者  
者曰。昨聞十數人相語曰。江家之債三年償足。我輩可歸矣。江悟。伏其  
乃佃人吳某住基。生前欠錢百三十千。後為劫盜。里人火其居。取其土成  
坑也。

宋。武甯山。姜林。化士。過襄陽。題化。累年不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禮喪盡。一  
夕。合山人。夢林。婦。明日。乃莊戶。送一驢。上山。身上。毛文。成林字。後於山上  
劫役。呼其姓名。即應。

宋。廬陵。胡剛。簡家。嘗養一烏乳犬。肥大而剛。未嘗齧人。吠聲。震隣里。其  
鄉社。下有劉姓者。忽夢其父告之曰。吾為烏犬。於胡評事東位。償所通錢  
滿矣。可取我以歸。劉覺大恨。明日。亟訪其里中。熟於胡門者。直告以故。願  
以羊麵為禮。易回老犬。胡疑不與。劉哀懇不已。與之。犬入劉門。梳飯。盂  
羹畢。三躍而斃。劉以衣棺。剛簡一日。目閱其兒子。逮所抄日記簿云。某  
年某月某日。被社下劉保正。以他人為名。刑害勒去見錢三貫。六百米一斗。  
鷄一隻。

宋。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媪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償還外。猶欠  
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去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於空  
屋中。剥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宋。明州。賈客王蘭。以賈販起家。積貲頗厚。其居去城數十里。性斬畜多疑。  
只收蓄金珠。出則自隨。酷好冶游。每入郡。不肖携乃親僕。畏其泄語於妻也。  
雖館逆旅。亦不報所在。因至村店留駐。遣負樁人去。忽苦暴下。一夕而卒。  
主人見篋中之物。富與妻議。欲告官而輸之。妻初以為然。既而言曰。官府  
未必公道。萬一翻謂有隱匿。且此人更無骨肉。可以證明。或置我于獄。其  
將奈何。今神不知。鬼不覺。殆天賜我爾。不得已而為負心事。亦所以免禍  
也。遂昇屍投山谷中。奄有所齋。徐徐寢。買田築室。而麤衣菜食如初。未  
有子。明年生一男。長而俊慧。容色如琢玉。名曰玉童。生十七年。一意放浪。  
嘯集輕浮。少年吹笙擊毬。鬪鷄走馬。為游閑公子之態。竟死於酒色。是  
時。父所挾不義之財。已耗大半。既歿之後。悲痛不能釋。罄力以奉僧道。每  
日不齋醮。及修百日供。際午。有過往僧。乞食於五里外。小民家。一七出。



之曰我家人口少造飯有數今無餘可施自此而西一集...  
尚宜便往僧曰小娘子何故知之曰我前身是客姓王名蘭將財木...  
賣到他店不幸病亡他拋棄我屍骸盡掩我物旋訴於陰府冥官以不...  
生壞性命未可追攝我乞做他兒子以取之又分一身在此今費...  
尚有紅羅十匹可指數求之僧如言至長者門主人謝曰午齋過時難以...  
復辦僧丐錢買衣曰亦無矣僧曰十匹紅羅豈不能捨主人大駭詢其來...  
由以女言告奔往問之恰十七歲矣其人夫婦自是不念厥子相繼皆死...  
血食遂絕。

昔邵武村寺老僧鄧和尚同里有一商販鬻於湖南至岳下與鄧遇焉問...  
何事而來曰到此逾月矣今日方獲少休袒而視之背血肉破壞商曰師...  
何以嬰是罰曰吾平生受人經錢至多不盡為看經羅遺於陰府君輩為...  
語吾徒弟取櫃中經簿一一招他僧償之吾藏錢四十八貫在卧榻高處...  
閣板上是以供費也商歸家旋詣彼寺鄧元不死但抱疾已久瘕發于背...  
入視與所見同商因告以經情和尚猶辭無錢商曰師所積四十八貫錢

在卧榻閣板上將安用鄧愕然遂細詢曲折益覺懼即日盡出錢命僧畢...  
誦懺謝病遂愈

宋德興民丁六翁與同邑陸二翁為姻家其居鄉一郡皆效夕農桑為上...  
戶陸一翁客游他鄉二十餘年而歸後兄弟析貫產兄所之訟于縣乃盡歛...  
金帛浮財寄諸丁氏凡田園之在吳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索丁...  
所散丁曰若兄弟爭訟方竟遽取物歸萬一彰露是自起禍端我亦當受...  
追逮證之挽且牽連獲罪矣官更少帶吾家徐取之未晚陸喜謝以為...  
誠言過兩歲復扣之則謂... 抵觸曰君益錢我安得寄掌如是無片文...  
隻字可馮蓋理于有司陸雖知丁已前掩有之志念終不可宣泄以招弟...  
訟但隱忍茹苦怏怏而疽丁往奠哭其諸子及還家望見陸翁坐其...  
廳上見丁至叙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為在此耶陸曰我以君乾沒高...  
貨飲恨而死故來取之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斷不相捨丁曰身覆冥路須...  
財何為今當席集僧徒多造佛果為資他生福助何如陸不可往復辯詰...  
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

肯償後數月陸白日来怒罵曰我為汝故殞命固已弗問但令返我元物  
開諭周悉而略無悔意當相與證于陰間耳丁氏子弟在傍共聆其語少  
頃猝仆仆地死家人扶救之已無及遠近傳播其事皆以為掩取他人財  
物之戒。

宋建陽人張一貧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  
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隄謝稍以與之竟負原數八百熊亦  
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  
與坐啜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攢甚大急欲酒作福  
熊喜甚僅再旬猶不疾慄死隣屠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何所真剝而  
盡償豈不及此數但有犛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杯羹啖畢又以餉四隣  
乃取其贏今惟有八百錢幸見付不則已耳醒後問囊攜于地正張夢中  
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宋紹興一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普賢巖將西歸宿小寺次日寺僧留  
宿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我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

死至五更將就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歎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  
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又嶺嶺與兩鄉相去十餘里  
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  
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  
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時月色如畫我合掌  
默誦多心經未終旁一綠衣人曰此人亦曾聽說般若若可恕也二使不得  
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其父驚異其事即往又  
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  
子二黑一斑斑者為大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  
仍以千五百錢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張女處不敢受若妾受之他日又  
須償還本持錢來此願主僧區處主僧乃為施戒而以其錢觀日智問其  
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宋永嘉新建村徐輝仲嘗為買丹陽貨一駟子朗錢千緡未償而返  
其家不知且無契券徐不告其家遂歸後生一子極後乘八歲而返



之。醫市藥所耗不可計。病子忽語其所親尼溫師曰。我欲去尼。尼曰。我死不償。故來自取之。今已償足。可歸矣。言終而卒。

唐六祖盧能前生借入千金。未及還而死。後住大禪刹。入天敬仰。一日置金千兩于方丈。張行昌者持刃害之。六祖引頸受刃。行昌揮刃凡三。都無所損。六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祇負汝金。不負汝命。作是語已。行昌驚拜受金而去。

宋溫州平陽民林翁。為同里富家。掌田畝。事積有年矣。貸主稻款三百斛。不肯償。主責之曰。家貧年老。無所從出。只有他生作犬馬為報爾。主人憐而緩其取。又數年。主家馬生騾。方臨既愛玩。外人來言。林翁死。主愕然。戲語之曰。爾非林翁乎。即排尾珥耳而前。驗其性過為之歎息。及壯。不受羈絆。每將控馭。必蹶躍咆哮。他人莫能近。子弟亦無敢向者。獨主人呼林翁。則帖帖馴服。可以乘跨。鄉人呼為林翁騾。

宋福州王景同嘗往來一娼家。前後遺千餘緡。後往臨安。與娼不相聞者三年。嘗自越州渡水。遇娼舊僕。云其娼見寓此。與僕同到一處。如官府。群婦人聚居。娼迎與語曰。賤妾平生荷君相愛。得君錢不少。今陰司監繫在此。償君債。有小窖藏在家房內。某處有妹在家。君幸便往取之。庶妾早得復生於世。景同駭然。娼曰。妾於某年死矣。幽冥異路。君不可久處。只此相屬。毋更遲延。不則妾終無超生之期。景同大驚。遂趨出。回顧不見其處。景同又逗留臨安。年餘方歸。如其言。果得小窖。內有白金釵釵之屬。遂齋僧為娼追薦而去。時咸淳庚午年也。

唐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倍有隣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隣人積恨。乃曰。必有神理昭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隣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文成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恥之。乃求謝焉。以物熨去其字。隣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隣人。安知牛犢有字。縣追隣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而至。隣人恐文子盜去。夜則閉於別屋。經數年方死。

宋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貨餌寒糶為生。人呼曰許精。後利日

西出于本錢於里閭之急關者。取息比他處。其  
一。即之稱乾道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秀州魏塘陳氏。隣家牝犬生  
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  
買之。未忍報許子。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一家皆夢見之。遂  
在生無顯過。只緣放錢取利太多。致貧民不能償。或鬻妻賣子。或  
大身猶幸生於陳壻之隣。外甥已贖。我可便取婦。然不過一百日則  
盡矣。明日其子即遣僕往陳氏。甫到。乳犬已迎門搖尾。僕以絮高負之  
至家。據主席而坐。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秦養盡志。滿百日果死。  
宋建昌景德寺羅漢院僧廖和尚。紹熙中久病。院有莊在城南十五里。  
洪源田。僕夢廖來其家。手持白花一朵。舉體透濕。若方墜水者。僕  
坐廖告曰。我寒不可忍。將火來烘乾衣服。未昏而覺寤。殊恠之。天將曉。不  
復能寐。時欄中牝牛已懷胎。忽聞鳴聲頗異。趨往視之。則正生一黑犢。有  
毛一叢出于頂。僕固知廖臥疾。急入寺問訊云。昨夕死矣。廖為寺綱維。  
日欺用常住錢穀以濟私費。及隨畜類中。仍在本處。豈非償債者乎。

唐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  
世者。彼俗皆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  
偶一夜夢見一老姥。被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  
而異之。遂自取筆書為寢壁。同住僧徒亦無知者。不三五日。常住有老特  
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  
主事僧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貸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歎曰。償  
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唐上虞縣有民章蘊者。曰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煮之  
不還。乃誓曰。的不還。作牛犂田。章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  
當耕耨之。多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  
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吞。既而墮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皆  
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贖而養之。

宋常州華藏寺僧道良為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卧病甚。其妻道素  
夢良來云。且往近莊養疾去。逮曉則報良已卒。俄近莊報牛有產。

百良素眇眾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莊取犢視之見素淚下素  
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曳磴作麵供眾以償宿負犢隨  
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課主者竊增其數犢至常課即  
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僮行斤良名罵之曰  
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命日以僧食啖之

隋并州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  
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乃是竹  
永通字鄉人觀者日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  
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宋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  
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未幾奉先果卒後王家  
犢牛產一驛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

宋彭山楊舜欽使君嘗善故計吏王咨咨數盜用使君家物使君知之  
置不問忽夜夢咨哀言辭去衣後穿出一牛尾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

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使君遣人訪咨家即是

有長者家富無限惟有一妹嫁一貧婿兄數難飽遺妹轉欲無歡

兄貧如兄令自取便盡取之兄亦不覺如此非一妹命終後兄

兄善養之養食令肥嘗殺祠神時五百買客欲殺主人情

時自相問言情取幾錢各說其多少家後一人言但益

多少何難時犢子在邊便作人語諸人何以乃生此意我是主人

自養教元今作牛身來償兄債時五百買人聞其言莫不戰慄皆

而善元夫鷄異尤愛養之待其自然

有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守治

勸弟有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

言曰不念妻子由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

年中人驅獸入城兄從城中出

牛見人

...是身昔日負君一...  
...君弟昔日與我親交...  
...至心念佛自投深淵...  
...債不可不償

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  
...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  
...人賤志取牛殺之於市賣肉...  
...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  
...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  
...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  
...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  
...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  
...使得道然不相置佛語瓶沙王...  
...爾時老母

長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斃殺者是也

州孝義縣入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還...  
...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我若未還公願吾死後...  
...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牒牛產一赤犢子...  
...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  
...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

下生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之功授儀同暨各嘗雇人...  
...求錢千文鞭之作人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  
...牛至產一黃犢腰有黑紋橫絡周匝如人腰帶...  
...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錢債...  
...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一婦女姓朱其夫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  
...病死經年而蘇自云被人執至



...與唐在一村店飲酒  
...遂家州龍州公家其唐在前  
...弟林遂向前捧請一轄小也  
...死果數其可不畏哉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九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十

嘉言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用過其分則敗事享其分則喪身

凶者心不仁強弱相傷殘殺生當過生結積累劫冤○殺生之罪多生惡道○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強弱相害結殃累劫○何須殺他命將來活自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買肉血淋淋買魚跳鱗鱗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寄語食肉漢食時無追過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漁獵好殺違慈損神怨塗反報楚痛何申○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真相償業之致然也○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

萬物營營各貪其生及天道而殺之當有報也○殺害衆生者得疾病

牢獄考決身○熱灰埋體猛火燒身以報殺生之罪○羶臭之惡不止殺  
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於貪狼之與封豕鱗甲雖無知必名我  
於長鯨之與巨虺○殺害食氣則生死執對○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  
電怒禍亦隨之○割剔傷害屠毒衆生死受酷對○飲酒殺生恣情忻悅  
終朝耽惑至暮荒迷命在須臾自縊地獄。

感應

唐李詹平生廣求滋味其友狄慎思教以飲食之法每食鼈輒縛其足暴  
於烈日中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復取驢繫於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  
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燬  
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日膳夫復蘇曰  
某見詹於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其所為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  
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回無何慎思亦卒。  
宋江西都校黃敏中因禦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傳之  
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哉

下刃痛楚與已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之所見也

宋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  
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齒楚不能食  
竟以是致死已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  
氣。

宋孫承祐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臠坐客數十悉皆供足常  
園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割取鮮腴以供食饌性嗜魚作大木斛貯水養  
魚擔負而隨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餓死。

宋新繁李家巷蠶甚盛將成值桑葉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因  
獲厚利將市肉麪歸家造饅頭以食擘開每顆中有一蠶自此舉家長幼  
皆死。

宋劉翔酷好獵每遇寒暑不廢前後殺傷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  
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  
能動或以魚誘則闐然引頭如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

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曰：我坐平生殺傷物命過多，故獲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

宋吳道夫，其妻之族弟為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特羊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酒飲，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至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撫牀驚之不止，少焉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烹爾之謀也，與衆為誓而首背之，我其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爾殺我肯以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恐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為厲以報爾。妻驚覺，啓門則其夫已卧血中死。

唐牛爽為廬州別駕，家有乳母嘗抱小兒，捕鳴蟬為戲，得即殺之。前後不可計，乳母忽股上生瘡，潰爛歲餘不能愈。一日苦瘡若蟲行狀，抑搔之，忽有腐肉數塊如蟬，自瘡中出，而血流不止，遂卒。

宋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屠者童士累世以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於城中，專用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蓋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以十餘次作猪死於其手。今園中所蓄，總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略與昨夢所語無異。而下體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遂空群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貨紗帛以自給。

宋婺源縣民江氏，以屠牛為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煮草烏汁，濟以它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入牛脅皮中，不經日必死。則訴之使宰剥肉，既非病疫，人食之無害，謂為良殺，屢價甚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用此伎。農見牛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之鬻。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知其事。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歸，妻子遍詣平日所往來處訪尋，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午，妻見群



鴉及鴉鷹翔噪於居舍百步間。汚池畔試往視之。江溺死於中。水纔深三尺耳。臨歛於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行詐已久。而為鬼神所誅也。  
宋董白額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以劊牛為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箠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軀。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無少異云。

宋周三姓南城田夫。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鼈。鯽為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曾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于內。火之益侵。宛轉一榻上。跳擲。歎頭呻呼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宋鄱陽市民汪乙。販魚鼈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鼈。其重百斤。還家實諸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鼈也。見汪來。昂首作人言曰。願赦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忍。以為恠。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免而縱之。

於水不聰明。且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衆出錢償。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與妻皆餓死。

宋饒民徐松年者。居城下。為鄉人攬納稅賦。藉其畸贏以自贖。毋得生雞之饋。積之盈籠。皆以供饌。人或倩託料理公事。必用為苞苴。接其所嗜。故前後所殺不勝多。慶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擊斃一雞。方燒湯。湯沸。剝忽活而驚飛。繞屋迸走。毛羽為之半脫。竟捕取煮食之。六歲兒在傍分肉。正踞爐。失脚墮於火焰。火傷腹。毒氣攻中。求藥傳不效。宛轉痛呼。肌體腫爛。而後隕。

宋楊州芍藥名天下。品類以百數。土人無貧富貴賤。皆量力種育。民皆四六者。居于城東。址四十里。宜陵之北。鄉家貧。頗豐。好治園圃。植此花甚多。當春時。躬自培壅。不捨朝暮。乾道初年。發鵝不敷。腹隨即落。皆疑其下必有蟲蚓之屬。為害致敗其根。乃喚僕。誅䟽理畦間。視最悴者。移出。果得螿。穴廣深如巨甕。大螿團聚充積。不可勝紀。於是悉取花置它砌。而旋煮沸湯灌穴中。群螿盡死。經數日。皆忽若首疾。若矢刃攻攢。肌熱赤如火。痛

楚踰旬自頂至踵生浮泡百枚。誤觸則極痛不堪忍。窮百計弗効。一夕潛投於汙沼中。家人覺而奔救。及登岸已不能言。諸泡同時穿破。蠟從中延緣而出。良久血肉糜潰。訖至于亡。

宋淳熙元年。平江屠者賈。賈以貨。賈為業。常養飼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錢一千文。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大醉。謔十歲兒為鷹。束縛於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拊膺宛哭。賈支解剝其兒。與鷹不異。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兒。整擔。妻曰。夜來屠剝死了。做一堆血肉。何呼為鷹而往視。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

宋鳳翔府李氏。在野大者。及百頃。脩竹喬木。陰翳其間。棲烏營巢。數乃盈萬。一少年以鷹犬為務。飲啖過人。仍多食野物。每登木探巢中。鴉雛初生者。傅之以油。飲其不生羽。異仍置舊處。毋乃哺之。已壯而不能飛。乃日取供庖。名曰鴉豚。以為上味。歷數歲。妻因產一物。正如豚狀。見者駭怖。李生自是深悔前非。不復采捕矣。

宋錢塘民沈舍。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嶺。接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蛙多。前此無人采捕。沈施既至。窮日力。承之。舍兒曹。入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群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污瀦所產。萬計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悔意。僧去而沈美。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爾却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始已咄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脅。即死。擄送縣。東平鞫。時為邑宰。鞠其獄。衆證既孚。物色逮老僧。者不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宋秉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圖為博戲。每於彩會時。多博。無和董。陰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為常。後老疾。其妻。虎兒咬殺我。舍人捕去。而傍人略無所見。知其不。相公楊氏子。娶於咸里陳氏。得官至。至。

不勝計。晚年瘡發鬢間，未能為甚。富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瘡滿一面。久之遂潰，而毒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

宋興州長道民，以釣漁為業。家在嘉陵江址，每日必挈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哺而返。及老尚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民宛然據石如常時。呼之不應，疑以為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咄嚙不置。若披蓑茸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蚯蚓為餌也。

宋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伯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之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雖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辯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徂，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消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

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蛇急奔入喉中，遂死。

宋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兔腊於厨，為猫竊食，而遭主母責罵，不勝憤憤，擣猫擲於積薪之上。適有木义正與腹值，然刺洞，湯胃流出，呼呼彌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銛竹片所傷，小腹穿破，洒血被體，次日亦亡。殊似猫死時景象，蓋冤報也。

宋泉州彭通直居巖石下，林泉清勝，窻戶幽雅。嘗有二禽飛翔於庭，身大如鵲，丹頂烏喙，錦身白尾，或如人語而不可辨。已而巢於庭槐，雞犬燕雀見之，皆斂容迴避。遠近觀者，日集其門。月餘，彭舍人暮登樹探其巢，獲其一。取其二卵，其一悲鳴而去，籠養其母。金雞抱其卵，其一常飛鳴于庭，哀懇者。彭命匠造籠設窠，欲分獲其一。其一遂冲霄而去，更不再見。未幾二卵破，五色爛然。年餘，彭以訟繫獄，凡旬日，嘗夜叩獄中之神，以為見一少年，丰儀高潔，衣冠儼雅，曰：彭君彭君，安得無罪。彭遂獲釋，伏地再拜。

少年曰繫人之母殺人之子於心安乎。彭意前生或有此罪未及對。少年忽不見。彭之妻在家亦以夫係獄者怨聲。忽聞人語曰：爾夫係獄旬日。怨恨若此。繫我一年。殺我之子。曾不少揣於心乎。妻恠之。父乃悟禽語也。明日夫婦聞之。方悟獄中少年亦禽也。遂開籠縱之。禽登屋上悲鳴。久之。其一亦至。時觀者如堵。禽忽人語曰：以君仁厚。遂相依倚。君乃不仁。一至於此。繫人之母。殺人之子。九泉之下。此恨無已。後六六年。此心如水。禽忽鳴而去。至寶慶年間。彭死。適去此十二年。始悟其言。

宋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鴟。每至官下。必令左右挾彈彈之。熙寧六年。丁內艱。權居于符離之佛寺。嘗有鴟巢于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丸而斃。既而二大鴟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少庭中。一鴟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鴟復來攫傷其鬢。創亦不甚。旬餘潰決。腐及喉。遂死。

梁蔡縣令。民以牛酒為禮。宰夫殺牛。牛解徑奔至令前。跪伏哀鳴。令大笑。叱牽去殺之。飲啜醉飽而卧。既寤。便覺體痒。爬搔不已。成癩。卒許年死。

齊有一奉朝請嗜牛。非手殺牛則食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刀刺。叫呼而終。

宋吳興有士人。嘗至一村鎮中。市牛肉為脯。屠者為殺一牛。是夕方寢。見人自戶而入。視肉太息。懼而問之曰：此吾肉也。吾以有罪為牛。當死。刀几死。當復為人。今牛報未盡數日。而屠者以君故。前期見殺。又當復為牛矣。士人大驚。許作佛事乃滅。

宋紹興初。建州甌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宰牛。平生所戕害。以百數。嘗買一牛於野外。相去稍遠。乃蹄之以歸。搃至家。屠殺將下。忽覺解牢繫不可動。蓋以聯綴於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經數日死。

唐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常攘人猫狗食之。市人皆嫉之。嘗臂鷓鴣。獨行。見二紫衣人呼之曰：冥司有文書。遣汝可即去。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許事。和子驚懼。棄鷓鴣。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矣。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已。初將入。餽饌肆。鬼掩鼻不敢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醮三碗。

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便以免。一鬼相顧曰：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午為期。因酬酒。直酒匠送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作念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紫衣人挈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忽自言曰：鬼使受賄事發。真司復追我言訖遂死。

宋淳梁張奉直家田僕素好宰牛猪。屢夢入獸群中。卧以告奉直之子。司理者司理曰：汝造業已重。將墮畜生。非學誦經。曉夜懺悔。定不可免。因教以觀音經。未幾稍識字。能終卷精熟。遂誓斷前過。凡十年。偶見他人屠牛。舊態頓作。分其半體。割裂鬻之。越兩夕。復夢如初。明日欲誦經。了不能記一句。字亦不復識。抱病旬餘而亡。

宋市民丘信暴卒。經宿復活。云初見一吏出草囊蒙吾口。氣遂絕。擲于門外。自入門望其尸。卧于街下。又一吏曰：無念氣盡。此但對事爾。留一魂以守尸。俄至一處。若公宇。令赴溷獄對事。入一棘門。汚池臭穢不可近。池面有亂髮塊。吏以杖擊其髻。曰：樵成髻。即露頭。應焉。吏曰：汝通款言。某年某月日殺羊豕十二隻。乃丘信使汝殺。令與信對。信聞其聲。乃州南樵二郎也。面色醜惡不可辨。呼信曰：我罪迷天地。汝為我分其十二數。以減我過。信曰：昨以衆戶賽神。信實主之。但於爾處市肉。非我遣汝殺也。其頭復沒穢下。吏曰：子無罪。當回矣。信問此人何時可出。吏曰：殺猪羊踰數萬。受此苦辛。消數千歲方受生。復刈其肉以償殺者。

唐隴西李知禮少趨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數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射三箭。以後諸賊稍退。却箭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辯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厲聲呼曰：向者賊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不管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

行入一院牆見飛禽走獸可滿三四畝總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  
犬此犬直向前齧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大鬼各長丈餘共剥  
知禮皮肉須臾總盡唯面及目白骨并五臟得存乃以此肉分訖禽獸其  
肉剥而復生生而復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紀事畢大鬼及禽獸  
總失知禮回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自如一跳千里  
復有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咬食良久鬼遂倒迴  
魚亦不見其家在俱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曰檀越大  
飢授以三九白物如棗令知禮噉之應時即飽乃云檀越宜還家僧亦別  
去知禮到所居宅址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  
并婢齋箱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謂姪女及  
此婢遊戲意甚恠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  
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  
及飯饌為奠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唐方山開曹州城武人少善弓矢尤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

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十人引去行百十餘里即上一山  
見其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嘴爪飛來  
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一  
一官人被服排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奇異言之  
以未亦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  
城二人扣城壯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火門  
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瓶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及  
知禮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待者曰  
今所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  
人死後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類此二人接護得免及下山  
見其城門已閉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亦噴火  
其城門已閉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亦噴火  
其城門已閉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亦噴火

其城門已閉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亦噴火  
其城門已閉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亦噴火  
其城門已閉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亦噴火

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喫鱸魚可罰為魚王命縱去作魚七日  
本身使彼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坑化成小鯉長一寸許曰多  
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罾師至河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  
罾師得罾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為鱸罾師初以小  
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於草下得鯉持還王家至堂前見丞夫人  
對鏡理粧偏袒一膊至厨中被鱸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濕然  
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中侍御史李萼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冷鱸聞  
縱活遂往視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萼曰食鱸飽耶萼因問何得知縱具  
言始末方知所食之鱸是縱本身焉

宋張道幾好弋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  
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  
但從上壓殺分挈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絕小而白耳有  
缺處自此即恍惚如狂盡將平生獵具焚之築一小庵於觀側日處其中  
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為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墳今為汝殺一  
曰吾為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為鷹搗傷吾一耳力窳得脫  
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  
上天當償吾命未幾果卒

宋蔡攸之子衡為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為謁  
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  
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  
曰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問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  
因繪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頰掛樹間數武士斃肉頃  
刻而盡約食頃臚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  
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憇嘗言之  
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他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  
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數  
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  
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

宋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媪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媪語孫曰我坐食解蟹纒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立其上群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號於里域神頃之媪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令持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鑊生神章極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

唐合肥有富人劉肇好食雞母殺雞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膏血瀝盡乃烹之以為羹氣劉後瘍於鬢既愈復生小雞足瘡癩中每巾擗必傷其足傷即血流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宋符離人從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魚鮓鮓朝暮飲食妻元氏解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匕所戕物命不復可殫紀元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嶽從欲薦技厥妻持供具牲厭既至泰安

三日未登廟縱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叙闊元哽咽而言我以鬻割魚鮓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爾儻見憐宜所以救度之理從泣下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道佛修嚴雖罄蕩家貲固所不惜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獨至廟中詣西廊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隨還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元荷械加桎梏曳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薦用鎌刃剗截如鑊流血塗地頃臯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噴之即還故形俄又復見然凡六七次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晝夜不寐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身不復殺生

宋侍禁孫勉見龜黃河順流而下射斃分食之不數日暴卒心尚暖未復蘇云始見四人來追云太山牒也至一公府見一人衣金紫正坐曰龜也仰視之乃韓魏公勉昔為公指使遂再拜懇告公徐令前依語曰今到彼更再三告之如不肯放還但云命即湏償只乞更捨房產出門行百餘步至一公府三人盡衣金紫見所殺龜已在其左



人曰無故殺龜彼有詞須還他命勉不得已以公言白之遂令請屠  
之不數十葉見將上呈喚龜喻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待  
當余受罪言訖龜滅遂命追者放還出門而寤。

昔有至人鄭仁安託命告終露屍於北戎之長林下國王遊獵放火燒  
四面火匝仁安忽生語曰王今放蕩傷殺無度地司已奏朱官不出十日  
當被攝矣命過之後不得在人鬼之列將為野獸三百劫方得還生人中  
王有三子於此已死長者作老狸中者成老狢下者為獼猴未幾王亦暴  
死為鹿為獵師燒射鹿曰我國王也好獵受報獵師放之亦改業焉  
昔有人常煉鱸魚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擗髮而曳之其髮  
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鱸頭戢戢馬火之乃卒。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鼈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  
鼈髓又性嗜饑餽音驢縶於室內盆盛五味以於前四面迫之以烈火待  
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為饌前後烹宰不計其數後屢從僖宗幸  
得疾每睡見群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於床下布火及以油

灌其身仍以豆網蓋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唯一束黑  
骨而已

唐吳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酒館中其僕使井中  
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美甚能醒酒可  
速烹之既食良久有綠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挺  
宣勅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除言  
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唐當塗民吳俗取鱸魚皆生育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優轉移時乃死天寶  
八載一日命其子取鱸魚是日得三頭鱸其子去鱸皮斷其頭然火將羹  
之其鱸則化為蛇赤文編爛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及頤餘二鱸亦已  
半為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  
日且盡。

宋蜀人毋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刈刈有鹿遭射逐之驚亡走投乾  
昭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隣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捨乃殺之

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  
宋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千百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畜養頗厚。  
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  
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宋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隣  
舍惡少白昌祚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生與殺狗年  
正同。昌祚又小字黑兒。冤報顯然。不差絲髮。  
宋阮倪者性恃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歸。為炙食  
之。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為牛之報。

唐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貞元初西行抵邠寧。迴易其羊。有一人見  
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  
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貸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  
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  
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得小羊百十口。

大小羊相雜為群。迴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鬼而走。  
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  
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迴易。我驅至關下。盡化為鬼而去。得  
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群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  
彌天。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群羊執爾而戮之。言訖而滅。化  
大驚懼。尋死於邠寧。

宋沛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人從門過。因  
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  
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床上有燕窠。中有三子。其母  
從外來。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拍納巢中。燕雛亦出口承之。  
因以三燕蒸食之。既而皆死。吾甚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言語忽然  
周穩。蓋知過也。

宋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蠟子緣。欄  
準怒。伐去竹。盡取蠟子。棄灰火中。準後忽患癩瘡。遍頭面。醫者云。蠟子

不可醫瘡後竟卒。

宋章邵者恒為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路岐貧狼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為邵所獲邵即殺之棄林中其鹿母遙見悲鳴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者邵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於大樹下憩歇以候其父未間且寢於樹中邵不知是其子但見衣襟在傍一人熟寐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襟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襟迺知所殺者是已之子也。

宋建業有婦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眾行即有聲恒乞於市自言村婦嘗與娣姒輩分蠶養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重如負囊矣。

宋韓立蜀之金鴈橋人善作釣釣積有年矣因食魚鯁喉成瘡脫頰死。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申頸前行因共隨逐即得出內有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臠食之頃臠暴死唯

不噉者無恙。

宋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為業後得患怕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痛即止後為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宋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一日坐罪令衆于市忽有大蜂數箇螫其面痛楚叫喚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遂死。

宋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特歸猿母自後隨之至家其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猿母搏頰哀號向人乞還其子其人不能放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及破腹視之腸皆斷裂矣後夢一婦人告曰爾殺我子爾子可報我子命爾可報我命未半年其家疫疾其人及其子皆死果符所夢。

唐犬和光祿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而死。

宋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勳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嘗以暑月醉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月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子及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月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而死。

宋承節即懷景元錢塘人。性嗜鱸。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其首。漚去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刀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鱸。

宋紹興初。越之山陰有徐區者。常與食店殺鱸。一日正飯間。忽聞有呼其名者。起而視之。不見有人。及來就食。又聞呼之。起而傾聽。乃甕中鱸魚作聲。即以筭箕撈入鑊湯中。頃更仆地。店人扶起。遂不省人事。但以兩手爬其頭。生血流迸。大聲叫喚。常欲沸湯淋洗。如是經年。頭潰見骨而死。

昔秀州人。以鰕乾為水族中性最暖者。雖孕婦病人皆可食。城中有陳五者。所貨甚佳。人競市之。其徒多端。伺其術。竟不肯言。後得疾。躑躅床上。繞着席。即欲人扶掖而起。宛轉痛甚。如是者旬月。方死。遍體糜潰。其妻方言

其夫平昔每得鰕。盡置器內。用鹽交復。以白瓦屑滿其中。鰕為鹽灰所壅。宛轉奔突。其皮為瓦屑所破。鹽徐入內。故滋味特美。得疾而沒。無異於鰕死之時者也。

昔清溪小姑。乃蔣渚第三妹。廟中有六穀樹。扶疎蔭映。有烏常產育於樹。有謝慶者。挾彈彈數十枚。即覺精神若有所喪。至夜夢一女。衣裳楚楚。怒色而至。責曰。烏我所養。何以見侵。限十日。以汝償之。次早往廟告謝。不許。旬日而卒。

唐唐紹生而省前事。不令人知。雖妻子亦不知。後為禮部侍郎。與同卷軍人李邈。嘗於暇日飲酒為樂。妻勸曰。無友不如己者。誠恐外人知。後延李愈數。其妻更不敢勸。一日唐紹告其妻曰。吾將死矣。我今告爾。我前生是趙家女。嫁與霸陵王家子為妻。其姑甚嚴。我年十七歲時。至除夜。姑令我做繡裙。要節中待客。燈下縫之。時有黑犬走來。將燈撞倒。油污裙上。遂將剪刀刺犬。中其項。折却一股。再將一股刺殺黑犬。至十九歲死後。再生此身。我今待李邈。是我所殺黑犬。緣此我好。看彼。至來日。天子詔唐紹。驪山

講武。令紹權禮部尚書。與兵部尚書郭元振同行其事。未及三合而奏畢。天子怒。令斬郭元振。唐紹宰臣張詠諫曰。元振有大功。天子免郭元振。勅令赦之。惟令將唐紹斬之。其行刃者。果李邕也。初。一刀不死。刀折。再換刀而死。

宋張士寧居咸平縣。家富有方。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糞。五郎者。每為蓄之。一日。其方探篋取之。一雞子忽自篋中宣上而外。至士寧庖舍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帝歲頃。更而盡。常蓄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為烟。毬而去。不復銅洋。其母自服砒霜爛腸而卒。

宋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不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完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篋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致適從旁過。正著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為業報。

唐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退。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鞫馬使去。行下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鷄。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然。君福德皆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但當退對。既是天子之命。亦難問罪。濤出見雉兔等。遍數頃。皆飛走。追濤。濤云。天子按鷹鷄。非我所為。觀汝輩意旨。盡欲殺我。其故何也。然汝等亦皆可憫。吾今還為汝寫經像。使皆託生耳。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曰。殺生罪大。適非由天子之命。君不免矣。既還宜益作善。因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也。我昔在荊州。魯為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去。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

宋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魯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

刺史黃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丈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玉。既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算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緣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爾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為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為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蹋成。一狗齧其衣。不肯去。王救衛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雖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項上。然至足。麟遂成灰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不可忍也。汝歸可傳語諸弟。努力為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吾本物。雖為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子。今將此造佛經。即當得之。或恐諸弟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拔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

坑中即活。其父家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黃氏為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宅造經也。

宋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挿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瘡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瘡方息。終日不暫寧。處兩月而卒。未卒先三日。作鹿鳴不絕聲。至卒乃已。

宋徐僧保。金谿民。徐六之子。僧保從十歲時。便能釣蛙。率一年得五千枚。每枚直一錢。以卒歲養身之用。每殺時。先截其首。蛙已斷為二。猶齧草跳擲。久之乃死。至年二十六歲。夏秋之交。被病甚困。展轉於席。不能愈。但吐吐自念曰。今年壞了經紀。為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以下忽中斷。如蛙被殺之狀。

宋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兵。五更

入受俸。至滂金門外。坐胡床。以俟啓關。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恠醜。命從卒執縛。送于家。復坐假寐。夢一人富髯鬚。貌古惡。著淡綠袍。軟情黑靴。繫烏犀帶。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靈執。慮必遭烹。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啓。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果奔馬歸舍。諸子已烹分食。詭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詰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宋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延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潔不措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為雞。賴羅漢懺悔。

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經久不壞。

宋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之以竹破其腦。歸則焚稻稈。煮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勝計。老而得奇疾。遍體生鱗。鱗如樹。遇其痒時。非復爬搔可止。但取茅穉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又苦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竹片擊腦數十下。始稍止。如是三年。日一償此苦。然後死焉。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嬰。季滔兄弟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鹿。解其四肢。著樹間。以臠為炙。方欲共食。遙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疾步而來。手持囊。既至。取鹿頭。酪皮骨。并火上雜肉。悉納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俱卒。

宋譙國城父人王曇略。嘗以牛作脯為業。欲殺一牛。半見刀解。曇略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其人眼無故爆出而死。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室。有三

湯始熟。聞林中如風雨聲。頃更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送來湯中。銜...

去。三人未幾皆死。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筮。脚長三尺。取食甚

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殺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

宋阮稚宗者。尚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

至遠村。郡吏蓋狗。遑定。隨焉。及至民家。恍惚如眠。即不復寤。民以為死。輿

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

國。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鬻。截

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鈎舌出之。剖破解切。若為膾狀。又鑊煮

爐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良久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

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

唯三足矣。見有蠶殼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

肉自死者可噉。日齋會之時。悉着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

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蒙。不識緣

報。故以相誡耳。因而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二吏相繼而死。

末。宇文氏。偽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夜聞寢室之上有人行。命僕

隸升屋視之。獲野狸三頭。殺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暮歲。宇文氏適護戎王

承玉。玉殺判府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奔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其男

女。斬宇文氏。皆信以為殺狸之報。

隋鷹鳥揚。即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鷹大後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用

繞略床。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之復蘇。因請眾僧。急為誦

寫退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遂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

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為隣人牛犯其稼。乃以刀斷牛舌。後生三子。

並皆瘖瘵。不能言語。因設醮祈佑。夢神告曰。此斷牛舌之報。不可免也。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中為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

府內先有蜜蜂一籠。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籠。蜂未去

間。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沃死。殆無子遺。明年五月。孝政於

一蜂螫其舌上。腫遂塞口。數日而卒。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唐靈崖郵縣界有為果毅官者每客來恒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餘人其最後買者煮尚未熟果毅對客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外若門外即聞哭聲視其妻還不哭如此數回若向家即聞哭聲在彼果毅喫盡其客數遍聽之客懼即去果毅驚因得病數旬而卒有歲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信多悉剝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患瘡楚痛號叫鄰里不忍聞常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腐墜而死。

唐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死昌宗活置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用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槌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槓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鬻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

儀打雙脚折指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人稱為走馬報。

唐則天初京兆人李全聞家富好殺殺猪羊驢犢皆烹宰無度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鼈秋久獵狐兔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飞者其飛得遠近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婢妾僮奴有少事或懸開其心或剝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白眼以上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以後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項再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嘴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全聞有兄亦好鷹鷂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項上有肉物或如鳥獸魚鼈形或無眼鼻後兄弟皆嘔血出心肝而死。

唐顯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就釜煮人料理葱蒜餅食令產婦抱兒近火前看煮肉釜忽自破湯衝灰火直產婦母子俱亡遠近聞之者多斷殺生。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

唐咸亨中。京師有屠人唐總章。以屠羊積代為業。一日病夢。衆羊懸之。一特甚。嘗一日烹雙鵝。爨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至鑊中。一家驚駭。出之。則與鵝俱潰爛矣。

唐咸亨中。京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時其感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飢歎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之。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於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鋪坎地。捲蠶數箔。瘞焉。明日侵晨。荷葉詣都。鬻之。得三千文。市鼠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鼠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馬群吏。遂將其人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穀令網紀鞠之。云其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檢埋瘞處。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唯見有一死人。而

闕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曰。公直雖無殺人之辜。而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宜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

昔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曾方春。將其子出獵。方值一塵。將甕戲馬。塵覺有人氣。引鹿漸去。塵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塵驚還悲鳴。唐乃置甕。淨地。白鹿草中。塵來俯。頭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鹿。張弓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弩。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塵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傍出。逐前搏折其臂。還家。宿而卒。

唐咸亨中。京師有屠人唐總章。以屠羊積代為業。一日病夢。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已而遂死。及斂。家人視其頸。果有被刺處。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與刺羊無異。唐劉知元為虔州司士。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行。

含胎胞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簡取懷孕水漬。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尚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獺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各款引楊司馬處。分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

昔安陸人姓毛。嘗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事。積十餘年。有賣薪者白鄱陽來。宿於倍山下。夢一父老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于船中。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携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方欲撥動。應手嚙其乳。毛失聲顛仆。遂卒。食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

唐王洞微汾州景雲觀道士。家于孝義縣。初為小兒。性善殺。常漁釣弋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洎魚鼈飛鳥。不下萬數。後為里尹。因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鼈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痛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群鳥啁啾。歷然可辯。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亟。宜遷居。景雲觀於是卜日徙居。月餘卒。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時並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俱口舌生毒瘡。死。宋臨安人舒懋。以賣魚為業。多有鮓。鮓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鮓。失所畜。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累累欲上。而無所屆。繚繞糾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為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

俄又失一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蟻井中。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鮓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宋金谿上人何少。歲乾道九年冬。取池魚為鮓。剖腹得子。盈盆。置諸廡下室中。迨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為鼠齧。起視之。喧愈甚。敲其盆即止。既而復然。明日以語人。或勸之使投于江。何妻不聽。悉烹食無餘。一日妻夢小兒。不知其數。告曰。汝今殺我。明年我亦殺汝。次年春。妻死。初少。義嘗夢烏衣婦乞命。覺而妻家遣僕以筠籠盛巨鼈來餉。頰感昨夢。即親詣江。

瀆放之惜其妻不能然也。

昔隰州佐史死數日復活云。初閻羅王追為典史自陳素不解案。令舉所知。遂薦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問佐史汝筭亦未盡。今放汝還。因問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殺一犬一蛇。王曰。犬聽合死。蛇復何故。枉殺蛇者。法合殊死。令其迴頭以熱鐵汁一杓灼其背。受罪畢遣使送還。由是得復生。

唐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得疾。忽見二使者持牒告業曰。王召爾有事。覈實勿忽。覺精神奄奄如夢中。二使夾持業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又之東行一橋。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與賈奕爭殺牛事。王曰。二人俱不服罪。汝知之。宜言。業言實奕殺之。奕固執不服。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殺牛。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服罪。王乃命發奕鑊湯。司受刑。送業還。業忽如夢覺。乃知死已二日矣。

唐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畢。每為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苦。舉身皆瘡。恒須得長指甲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至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卒。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恁。暴病卒。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恁云。不殺。官曰。汝教弟殺牛。何為不殺。因呼恁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形容枯槁。官語之曰。已追汝兄至矣。初殺牛時。誰之意也。弟曰。牛實其所殺。兄不與焉。官曰。汝雖殺牛。罪歸造意。汝欲代兄受罪。固是善事。然宜司與陽問不同。凡有罪者。雖父子不容相代。况兄弟乎。恁曰。彼時殺牛。實其欲宴貴官數人。故使弟殺之。官語弟曰。汝便無罪。放汝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又問恁。因何復殺兩鴨。恁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恁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何以鴨供之。將以要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兒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乎。恁曰。不敢。其因耳。此是恁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官遂問主司。以名書。





身不至使問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人更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遂欲撞之。便縛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爾在世間有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鐵，使吏牽著鐵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又禮著鐵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明日府君問主者曰：禮壽應盡否？命檢勘答云：有餘筭八年未盡時，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又禮著鐵邊。府君曰：今遣爾歸終，畢餘筭，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作巫師。

昔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啖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啖，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殺羊祀天，止以血祀，汝先食肉，故今日以肉償之。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實欲宴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嚙入口，便下皮內，週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昔有衆生常在鑊中，牛頭阿旁名手提鐵叉，叉入鑊中，煮之令爛，還即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屠殺衆生，湯灌滅滅毛，不可限量，以是惡業故獲斯報。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顯慶中為光祿寺大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故作長生羊。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賣肉，收其錢，直入己。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雷霆震提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震死焉，折其頸，血流灑地，觀者盈路，莫不驚愕。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殺他狗，喂鷹既而公疾，見五大來索命，公謂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過，請為追福。四大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聞汝以生割我肉，纏繫苦痛，吾思此毒，何敢不報。汝見一人為之請於犬之白者曰：彼彼於汝無益，汝公為之。

亦善年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為犬追福而疾竟不差除。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者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平生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聞城中有鼓吹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憶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帛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復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一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馬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昔日連見一男子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神鬼手執弓弩三隻蓋前遊皆火然競共射之洞身焦然或有問言此何人也目連答言此人前

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昔有眾生常在刀山刺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痛毒辛酸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宰殺為業享富貴屠殺剝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痛不可忍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殺傷無算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即射子文文便失魂回家言竟而死齊時江陵高偉播遷北朝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鱔為業後生一兒頭目是鱔自頸以下方為人耳昔有一鬼言常有熱鐵籠籠烙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捕魚為故受此報。

西晉賈宗道好殺生有阿羅漢知賈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一歲若



然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切受苦。此阿羅漢尋性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一歲莫絕。買便一心稱念。晝夜不廢。至於一歲。便即命終。魂神便趨阿鼻地獄。仍前念佛。至地獄門。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罪人咸聞。一時同聲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

昔有寺僧。蓄一犬。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於後園。僧歸尋不見。行者以實告僧。僧於所埋處尋者。則犬已化為巨蛇矣。眼猶未開。寺僧急令行者誦經釋冤。忽主僧感夢。知有冤報。遂用鐘蓋此行者。中其蛇舟舟而來。昂頭於僧之前。遍尋行者。達鐘三日方去。及揭視之。此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啖雞卵。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已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云。其言實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訴。孫云。先是吾不當死。以平生多害物命。故為冤債所訴。以食雞卵過甚。被驅入一空城。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為燒燼。不知所為。東一隅方見城戶。雙啓而

奔從之。至則復闔矣。而頑從之。復然而頑。頑從之亦然。若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季貞曰。爾嘗本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王若曰。鄰有張某。死纔三日。可以借此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季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廉親呼問。言宜說平生一事。人無知者。為驗。季貞曰。某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于屋瓦。實無人知者。命探之。存焉。斷歸孫氏。

後周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庭內多松栢。生毛蟲。色黃。長三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屢成棄於柴積內。取柴焚料。於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秀榮暴卒。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萬萬蟲。啣噬僧還魂。備說與寺僧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亦卒。

晉吳郡海鹽縣北鄉。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元帝時。寓居葦亭。獵于東野。大藪中。忽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士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帽。來去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今自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飲醴華本者好飲醴雁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故是大蛇繫之經一月纔盡成鼈便取作膳報華本食之非常肥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取一鱗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示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嘔血而死。

晉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擺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詣寺之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宋光孝宮道士章道隆平生好喫鱸魚一日忽趙招討軍馬來道衆皆避獨章候煮鱸喫後走軍馬亦到被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付軍人以煮鱸湯灌其口而死。

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

不止世尊懲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以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長者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業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脫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厨中戲適有三人亦在其中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承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黑衣白帶來謂人曰我有鱸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何用為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在南應白帶者我黃帶者人許之明日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見二人。

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文者勢弱射人因引弩助之黃文者即死日將暮復見白帶人來辭謝云今年可在此獵後勿復來來必被禍射人曰善其年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射人憶其處多獲而忘前言遂至其處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今讎子已大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知甚怖便欲走還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十終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仰惟我

母后聖德純備性由天成母儀萬方化行四海好善之心孜孜不倦嘗編

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彙次為二十卷命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

用訓于下間以賜高熾及弟漢王趙王再拜恭受退則焚香啓誦惕

然悚敬曰我

母后心天地之心至誠無息以輔我

父皇內治之美媿萬世而同其盛高熾嘗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人性本善未嘗有惡因欲有遷不能無惡故善惡之幾相乘出于

此則入于彼聖賢拳拳教人為善以復其性夫為善者斯善而已矣

為惡者斯惡而已矣善惡之報皆以類應理之自然本無差爽故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釋云大善積而

衆惡盈而福滅道云小善不積大善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三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啖黿華本者好取鼈雁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故是大蛇繫之經一月經盡成鼈便取作膳報華本食之非常肥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取一鱗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示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嘔血而死

晉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擢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譴寺之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宋光孝宮道士章道隆平生好喫鱸魚一日忽趙招討軍馬來道衆皆避獨章候煮鱸喫後走軍馬亦到被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付軍人以煮鱸湯灌其口而死

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柰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

不止世尊感傷其愚徑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以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長者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覺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前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厨中戲適有三人亦在其中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昔前生天上為天子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黑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鱸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何用為射者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在南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射人許之明日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

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文者勢弱射人因引弩助之黃文者  
即死日將暮復見白帶人來辭謝云今年可在此獵後勿復來必被禍  
射人曰善其年所獲甚多家致富數年後射人憶其處多獲而忘前言  
遂至其處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今雛子已大必  
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知甚怖便欲走還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  
口向之射人即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十終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仰惟我

母后聖德純備性由天成母儀萬方化行四海好善之心孜孜不倦嘗編

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彙次為二十卷命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

用訓于下間以賜高熾及弟漢王趙王再拜恭受退則焚香啓誦惕

然悚敬曰我

母后心天地之心至誠無息以輔我

父皇內治之美媲萬世而同其盛高熾嘗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人性本善未嘗有惡因欲有遷不能無惡故善惡之幾相乘出于

此則入于彼聖賢拳拳教人為善以復其性夫為善者斯善而已矣

為惡者斯惡而已矣善惡之報皆以類應理之自然本無差爽故

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釋云大善積而災

衆惡盈而福滅道云小善不積大善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三

之言異塗同歸我

母后取此與人為善恩惠深厚恒訓高熾兄弟曰積善如成山久則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則必陷又曰人之為善如夜就旦漸際明爽忽觀天日光景畢照無所蔽礙人之為惡如明就晦漸入昏闇滅燭冥行顛倒迷謬擿墮索塗豈可得也爾曹生長富貴須謹所習習於為善乃與性成習於為惡乃終罔善高熾謹服

慈訓夙夜不忘恭讀是書誠善惡之明鑑禍福之著龜

母后編錄以為訓戒以嘉惠天下鏤版印成已嘗頒布所存尚多

母后命高熾兄弟曰有欲為善者汝廣以與之謹遵

慈旨將欲徧及中外豈意

母后遽焉遐逝於乎哀哉於乎痛哉鞠育之恩昊天罔極瞻戀思慕慘塞悲傷血淚交隕自今其無復親承

母后善訓矣所幸是書手澤之存觀覽省飭猶如面訓今以廣布流傳恭

承我

母后慈善仁惠之心天下臣民於是精擇力行取其善以為法惡以為戒

則非特其一身之獲慶將其子孫亦有無窮之利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皇太子高熾泣血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蓋聞遠古之初。太朴未散。民淳厚。風氣漸開。人之情欲益滋。故不能無雜。由是真純者日歸於善。而澆薄者日趨於惡。天生衆民。性本皆善。豈嘗有惡。惟人欲有以汨之。則其心志迷謬。膠於一偏。遂不覺流於惡矣。誠能有以裁其過。以就中。則為惡者皆可以復其善。噫。此我

母后勸善書之所由作也。仰惟我

母后慈仁孝敬。聖德隆備。好善之心。實由天成。沉潛圖史之箴。習熟詩禮之典。恒奉拳以化善為心。及輔佐我

父皇君臨天下。日思政治之道。始家而國。而天下。然家國天下之道。則又本之於身也。嘗編三教聖賢之言。與夫傳記所載。有切於世道。警於人心者。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使人觀感而成化。愛人之心。茂以加矣。間嘗以賜

兄皇太子及高宗與弟趙王。拜受敬誦。紀嘉言者。垂訓戒之道。述

者備懲戒之方。所以施惠於人者厚矣。竊嘗聞

母后之訓有曰。人之所為有二道。善與惡而已。趨於善則自無惡。流於惡。安能有善。人咸謂善惡之報在天。而不知禍福之召由己。玉璫之酌。黃流。善人之享福慶。理固然矣。其有淫凶自恣。而能有慶者。蓋寬焉。善惡報應。誠如影響。不爽毫髮。作一善念。首祥駢臻。興一惡想。衆殃畢集。故福從善生。禍由惡成。天示顯報。神彰明罰。其來無根。其見無形。作之於此。應之於彼。有不期然而然者。懍乎其可畏也。高與佩服。慈訓夙夜不忘。

母后聖德弘深。實侔天地。欲納人於至善之域。錄為此書。使讀者咸知趨善避惡。為遠古之天民。享積善之餘慶。人能盡心於此。究善惡之兩塗。謹其所向背。則本源澄湛。首標是萃矣。獨恨

母后見違。銜恤罔極。平日教訓之言。諄諄在耳。每一展誦。涕淚滂沱。訓言雖存。

母后不可見矣。悠悠蒼天。哀痛奈何。於乎悲哉。曷其有已。追念

母后編錄是書。以惠于臣民。鑿梓印畢。嘗以頒賜。存者既多。

母后命

兄皇太子及高與弟趙王曰。有欲為善者。汝廣以是書與之。恭承慈訓。謹以是書廣布流傳。

兄皇太子敬序以申

母后嘉惠天下之心。高與亦謹述所聞于後。使天下臣民之受惠者。益敬承我

母后仁惠之德。於無窮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漢王高與泣血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於乎。惟我

母后天賦聖德。至善至純。孝仁慈愛。備全衆美。以相我

父皇致治之盛。嘗於內治之暇。類編三教聖賢之言。及善惡感應之事。可為訓戒者。凡二十卷。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所以示訓戒之道者。備矣。間以賜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高燧亦蒙降賜。曰。謹佩誦。如覩至寶。

母后常訓高燧曰。三教聖賢之嘉言。鑿鑿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其脩善獲慶。積惡蒙禍者。又皎如星日。不可以掩焉者也。

母后錄一善言。則曰。汝兄弟其識之。紀一善行。則曰。汝兄弟其效之。高燧一言。語舉動之間。少有所失。則斥曰。自古聖賢。何嘗如此。高燧兄弟終日侍側。不敢踰越。惟聆

母后教訓。一本於善。下逮使令。皆熟聞善訓。知所以自勉。又曰。

欲俾天下之人咸歸於善。夫善者固不待言而喻。不善者必待於教。戒乃可以深滌其非心。消融其邪慮。以復其本然之善性。夫天地之心至誠無息。賦予於人者至善無惡。或一毫疵雜起於念慮之微。則天理人欲於此焉判矣。高燧佩服

慈訓。仰見

母后至仁之心。合天地造化之心也。思惟曩時來朝京師。恭侍左右。

母后謂高燧曰。勸善書。日常誦否。高燧稽首曰。接事之暇。輒以誦讀。

母后曰。不但誦之於口。又當著之於心。大抵為善。須要躬行。高燧再拜承命。明日辭歸國。

母后顧高燧愴然。高燧不覺悲泣。拜別踰數月。

母后遂見遐棄。豈意一別竟成永隔。追思昔者之愴。蓋我

母后清明神慧。有以先知。若將告我弟。以愚昧不察。使當一有所覺。豈忍須臾而離膝下哉。於乎。

母后不可見矣。獨可見者。此書耳。此書之傳。功德莫大焉。

母后嘗命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與高燧曰。吾編錄是書。刻板印成。已頒於中外。存者尤多。汝

兄弟遇有好善者。廣以與之。謹奉

慈訓。不敢有違。今以此書徧布。傳流至于申

母后勸戒之義於天下者。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皆述之矣。高燧謹書所常訓戒之言于後。以致罔極之思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趙王 高燧泣血頓首謹書。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欽承祖業推誠效義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定國公臣徐景昌魏國公臣徐欽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臣徐忠思恩侯臣房寬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臣陳懋特進榮祿大夫  
中軍都督府右都督臣郭義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臣徐應鑑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臣柳升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臣朱崇資善大夫太子少師臣姚廣孝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臣蹇義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臣夏原吉資政大夫禮部尚  
書臣鄭賜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臣趙鼎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  
詹事臣金忠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臣呂震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臣吳中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陳瑛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臣王鐘嘉  
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臣王彰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臣方賓通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臣劉李寬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臣左獻通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臣趙毅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臣張本右侍  
郎臣劉仲廉右侍郎臣甄庸昭勇將軍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

功  
勳

臣紀綱臣劉俊臣張昶臣張旭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臣陳定奉  
議大夫大理寺左寺丞臣遠志右寺丞臣陳按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臣王勉臣朱焯承德郎詹事府府丞臣朱原貞臣陸中善臣亞中大夫光  
祿寺卿臣井泉奉訓大夫鴻臚寺左少卿臣郇旂朝列大夫國子監祭  
酒臣胡儼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趙季通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  
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黃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翰林院侍講承德郎  
兼左春坊左中允臣楊士奇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金幼孜奉訓大夫  
尚寶司少卿臣朱瑋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脩臣楊溥承  
事郎吏科都給事中臣孫璘文林郎戶科都給事中臣胡濙徵仕郎禮  
科右給事中臣張益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臣馬麟文林郎刑科都給  
事中臣張信從仕郎工科署科事給事中臣許廓徵仕郎中書舍人臣  
芮善承直郎太醫院院判臣袁寶承直郎欽天監副臣徐伯陽從事郎  
行人司左司副臣朱設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臣向寶正一嗣教道合  
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臣張宇初僧錄司左善世臣道成臣性深  
左闡教臣行忠左講經臣智壽左覺義臣張荅里麻羅抄右臣仁福等

頓首謹啓 臣福等伏觀

仁孝皇后勸善書頓首欣抃曰至哉

仁孝皇后之德所以子育臣民者盡其慈愛之極 臣福等均囿於甄陶之下。衣  
被於深仁厚澤有莫知其所以然譬如  
天地造化不可以名言此

勸善書之功所以為盛也 臣福等嘗謂天生萬物莫靈於人而人之性  
皆善惟氣稟有以梏之故有一偏之謬往往有蹈於惡者非其生之固  
也氣習使之然也惟上智之人所稟至善不為情移不為物奪渾然天  
理之公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也若夫中人之資所稟不能皆純可與  
為善可與為惡操其偏而歸於正則日進乎高明造乎上智不難矣至  
於下愚不移豈誠不移哉特其固善不為苟能克其私心去其邪志則  
愚皆可明惡皆可善但自暴自棄者忽而不為耳

仁孝皇后閔斯民之質質如暝行荆棘而莫適所歸恒輯三教聖賢之言著為  
勸善書躬序於首以嘉惠天下鏤版印賜所恨未徧而遽焉傾逝伏見  
皇太子殿下

漢王殿下

趙王殿下。孝誠懇切。敬恭

慈命。序述於後。以申

仁孝皇后仁慈閔惠之心。用廣布天下。臣福等受賜獲觀。

懿訓。路而誦之。金玉藥石之言。諄諄教戒。欲俾人人皆化於善。莫不咨嗟感

愴。嗚咽流涕。仰歎

仁孝皇后之德。廣大周備。同乎

天地也。夫天地之於萬物。包含徧覆。莫不欲各遂其生。足者跂而味者豕。翼者

運而裁者。蠶蠕動變化。高下散異。隨以付之。至於人也亦然。老少尊卑

之有其序。飲食寢處之有其節。富貴貧賤之有其等。民彝物則之有其

常。皆循其性之自然。聖人治之者。舉此而措之。爾。洪惟我

皇上。文武仁孝。聖德隆盛。正人心於淳龐。納天下於熙皞。而人蒙至治之澤者。

惟欣鼓舞於化育之中。

仁孝皇后輔成內治之美。欲俾天下之民咸趨於至善之地。興於忠。興於孝。悖

信友弟。篤厚其性。而不為媒薄之行。蓋至善之中。而又加善焉。是心也。

實天地之心也。夫天能始物。而地能成物。乾坤父母之道。必相需而成

造化之功。天運於上。地載於下。而萬物成形於中。自然不易之理。故天

不獨運必資於地。地不獨載必資於天。天地尚然。而況於

聖人乎。臣福等仰惟

仁孝皇后輔相內治者如此。其至所以慈惠生民者又如此。其至天下之民生

於斯世。尚其幸歟。竊嘗讀詩三百篇。孔子刪之。以為經訓。先儒朱熹擇

之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而世之讀者

鮮能究其肯綮於勸懲之道。蓋茫然矣。夫知善之可為。而惡不可為。人莫

不同。然或見於行事。有相悖者。蓋流於惡而不自知也。今

勸善書述聖賢之嘉言。裒載記之事實。取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貫幽

顯而徹上下。施之於日用常行者。至要且切。使人讀之者。儼乎神明在

上。而知敬也。珠玉在傍。而知好也。陷穽在前。而知避也。如鑑之照。而無

所隱也。數之計。而無所遺也。善人君子之所為。而企及之。不善小人之

所為。而遠惡之。如此。則天下後世仰之而歸於至善。而無有不善。使人

人皆君子。而不為小人。則是書非特有功於今日。實有功於萬世。夫大

德難名。而至治無迹。群居類聚者。不必面諭耳提。而自知善之當為。不

必威驅勢迫。而自恥惡之不為。使天下之民安其義命。而守其常分。和

樂於耕鑿。作息之下。而自無暴虐乖戾之風。消其邪穢之行。絕其妄慮。

之萌致嚴於舉動之間戒慎於隱微之際知此作而彼應默感而潛通  
其報捷於影響自不容於不謹矣又何待於刑政要束之哉是書之功  
博矣大矣臣福等與天下共露

恩惠者真萬世之奇遇也誠不勝忻戴感激之至謹頓首上

啓以

永樂羣士月初百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師淇國公臣在籍等謹啟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謹啟

